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八十五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五百三十三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八十五

設官部二十五 門下省總載 侍中 黃門侍郎

門下省總載一

杜氏通典曰門下省後漢謂之侍中寺嘉平六年改侍中寺晉志曰給事黄門侍郎與侍中俱管門下衆事或謂之門下省至齊亦呼侍中為門下領給事黄門侍郎公車太學太醫等令丞及内外殿中監内外驊騮廏散騎常侍

給事中奉朝請駙馬都尉等官梁門下省有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四人掌侍從儐相盡規獻納糾正違闕監合嘗御藥封璽書後魏尤重北齊門下省掌獻納諫正及司進御之職有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各六人統左右局左右局掌承華閣内諸事尚食主御食尚藥主御藥尚衣主御衣服殿中領殿中監察駕前奏引行事制諸脩補東耕則進耒耜隋改為殿内凡六局隋門下省有納言二人給事黃門侍郎四人煬帝減二人及散騎常侍諫議大夫等官並掌陪從朝直兼統六局開皇三年罷門下省

員外散騎常侍員煬帝即位加給事員廢常侍諫議等官又改殿内省隷門下省唐龍朔二年改門下省為東臺咸亨初復舊至武太后臨朝光宅初改為鸞臺神龍初復舊聖歴三年四月敕別敕賜物中書門下省官正三品准二品四品五品開元七年八月初敕中書門下廚新料破用外餘有宜分取開元元年改為黄門省五年復舊有侍中二人黄門侍郎二人給事中四人左右散騎常侍二人諫議大夫四人典儀二人起居郎左補闕右拾遺各二人城門郎四人符寶郎四人弘文館校書二人其

餘小吏各有差　增文獻通考曰宋門下省掌受天下之成事審命令駁正違失受發通進奏狀進請寳印凡中書省畫黄録黄樞密院録白畫旨則留為底及尚書省六曹所上有法式事皆奏覆審駁之給事中讀侍郎省侍中審進入被旨畫聞則授之尚書省樞密院即有舛誤應舉駁者大則論列小則改正凡文書自内降者著之籍章奏至則受而通進俟頒降分送所隸官司凡吏部擬六品以下職事官則給事中校其仕歷功狀侍

郎侍中引驗審實察非其人則論奏凡遷改爵秩加叙勲封四選擬注奏鈔之事有外誤退送尚書省覆刑部大理寺所斷獄案審其輕重枉直不當罪則以法駁正之國初循舊制以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宰相之職復用兩制官一員判門下省事官制行始釐正焉凡官十有一侍中侍郎左散騎常侍各一人給事中四人左諫議大夫起居郎左司諫左正言各一人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設門下省金初亦設正隆時廢元不設

門下省總載二

原玉署 **瑣闈** 漢書曰李尋字子長通尚書哀帝初即位詔尋待詔黃門使侍中傅喜問尋尋對曰位卑術淺偶隨衆賢待詔反汚玉堂之署漢官儀侍中有玉堂署 衛宏漢舊儀曰黃門郎屬黃門令日暮入對青瑣闈拜名夕郎 爾雅曰宮中門謂之闈

黃樞 **青闥** 盧諶宣嶽賦曰鄭山潛於谷口楊朝隱於黃樞諶注曰揚雄為黃門郎三葉不徙官 散騎常侍范雲與王中書詩曰攝官青瑣闥遙望鳳皇池

東寺 **左曹** 漢官儀曰尚書令侍中上東西寺及侍中寺又曰左右曹受尚書事 沈約宋書曰漢使左右曹諸吏分奏尚書奏事光武省諸吏使小黃門受事前代文士皆謂門下為左曹亦曰東寺

畫室 **丹地** 漢官儀曰侍中秩千石黃門有畫室署畫室署長一人玉堂署長一人

蔡質漢官曰尚書奏事於明光殿省中皆胡粉塗壁其邊以丹漆地故尚書郎含雞舌香伏其下奏事黄門侍郎對揖而跪受

侍中一

原杜氏通典曰侍中者周公戒成王立政之篇所云常伯常伯以為左右即其任也漢官曰選於侯伯轉補衮闕言其道可常尊故曰常伯周禮有太僕干寳注云若侍中秦為侍中晉志曰黄帝時風后為侍中此皆出於兵家及讖緯之文不足徵也劉昭釋太尉其義詳矣本丞相史也丞相使史五人往來殿内東廂奏事故謂之侍中漢侍中為加官凡侍中左

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為加官漢儀注諸吏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為左右曹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將都尉尚書太醫太官令至郎中無員將謂郎將以下也自列侯下至郎中皆得有此加官多至數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諸曹受尚書事諸吏得舉法侍中服則左貂常侍服則右貂此本趙武靈王胡服之制秦破趙得其冠以賜侍中舊用儒者然貴子弟榮其觀好至乃襁抱坐受寵位貝帶脂粉綺襦紈袴鵕鸃冠惠帝時侍中鵕鸃冠鵕思俊切鸃魚奇切鵕鸃似鳳皇神鳥直侍左右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蘇則與吉茂同隱於太白山後則為侍中

侍中舊親省起居故謂之執虎子茂見則嘲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誠不能效汝蹇蹇鹿車驅武帝時孔安國為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唾壺朝廷榮之本有僕射一人秦漢以侍中功高者一人為僕射後漢光武改僕射為祭酒或置或否而又屬少府掌贊導衆事顧問應對法駕出則多識者一人負國璽操斬白蛇劒參乘餘皆騎在乘輿後獻帝即位初置六人贊法駕則正直一人負璽陪乘大駕出則次直侍中護駕正直侍中負璽參乘不帶劒餘皆騎從殿內門下衆事皆掌之後選侍中皆舊儒高德學識淵懿仰瞻俯視

切問近對喻旨公卿上殿稱制秉笏陪見舊在尚書令僕射下尚書上司隸校尉見侍中執板揖侍中舊與中官俱止禁中因武帝侍中莽何羅挾刃謀逆由是出禁外有事乃召之畢即出王莽秉政侍中復入與中官止禁中章帝元和中郭舉與後宮通拔佩刀驚上舉伏誅侍中由是復出外秦漢無定員蔡質漢儀曰員本八人漢官曰無員侍中舍有八區論者因言員本八人省其門題尚書寺此孝明帝治於東宮尚書模也魏晉以來置四人別加官者則非數御駕登殿與散騎常侍扶帝侍中

居左常侍居右備切問近對拾遺補闕及江左興寧四年桓温奏省二人後復舊晉武帝時彭權為侍中帝問侍臣旄頭之義何也權曰秦故紀云秦國有奇怪獸觸山截波無不崩潰唯畏旄頭故使持之以衛至尊也　又庾珉為侍中隨孝懷帝没胡在平陽劉聰大會使帝著青衣行酒珉不勝悲憤號哭聰殺之後贈貞侯　又褚翼字謀遠為侍中蘇峻作亂王師敗績火及宮室手抱天子登太極殿峻兵入叱翼令下翼不動曰蘇冠軍來覲至尊軍人豈得逼侵宮禁於是兵士不敢上太極殿峻執政猶以為侍中時鍾雅亦為侍中謀奉天子出投義軍事覺為峻所害又王爽為侍中孝武崩王國寶夜欲開門入為遺詔爽拒之曰皇帝晏駕太子未至輒入者斬國寶懼乃止

侍中漢代為親近之職魏晉選用稍增華重而大意不

異晉任愷字元裒為侍中萬機大小多管綜之性中正以社稷為己任惡賈充之為人不欲久執朝政或為充謀曰愷總門下樞要得與上親接宜啓令典選使得漸疏此一都令史事耳九流難精間隙易乘充因稱愷才能宜在官人之職即日以愷為吏部尚書由是侍覲轉稀

武冠絳朝服佩水蒼玉

舊遷列曹尚書美遷中領護吏部尚書宋文帝元嘉中王華王曇首殷景仁等並為侍中情任親密王華等每與帝接膝共語貂拂帝手拔貂置案上語畢復手插之　孝武時侍中何偃南郊陪乘鑾輅過白門閫偃將匍帝反手接之曰朕反陪卿也　又宋孝武代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彧與謝莊為一雙阮韜與何偃為一雙常充兼假　又謝朏字敬仲宋末為侍中及齊受禪之日朏在直百寮陪位侍中當解帝璽朏佯不知傳詔曰解璽授齊

王朏曰齊應自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懼使稱疾朏曰我無疾何可道遂朝服步出門得車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為侍中解璽齊高祖曰我若誅之令遂成名　齊侍中乃廢於家永明中復為侍中至梁亦為侍中

高功者稱侍中祭酒其朝會多以美姿容者兼官欲以陸慧曉為侍中以形短小乃止　永元三年東昏南郊不欲親朝士以主璽陪乘前代未常有齊有主璽主衣等官　梁侍中高功者在職一年詔加侍中祭酒與散騎侍郎高功者一人對掌禁令此頗為宰相矣王訓字懷範遷侍中既拜入見武帝問何敬容曰褚彥回年幾為宰相對曰少過三十上曰今之王訓不謝彥回　又柳慶遠為侍中嘗失火禁中驚懼帝悉斂諸門鑰問柳侍中何在既至悉付

之又王峻與謝瀹約官至侍中不復謀仕進陳侍中亦如梁制後魏置六人加官在其數宜都王穆壽廣平公張黎並以侍中輔政北齊侍中亦六人後周初仍依周禮天官府置御伯中大夫二人掌出入侍從屬天官府保定四年改御伯為納言斯侍中之職也宣帝末又別置侍中為加官隋又改侍中為納言置二人煬帝大業十二年又改納言為侍内隋氏諱忠故凡中皆曰内唐初為納言武德四年改為侍中亦置二人龍朔二年改為左相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

又改為納言神龍元年復為侍中開元元年又改為黃門監五年復為侍中天寶元年改為左相至德初復為侍中自隋至今皆為宰相舊頒正三品大歷二年陞為從二品按令文掌侍從負寶獻替贊相禮儀審署奏鈔駁正違失監封題給驛劵監起居注總判省事 初學記曰案叙侍中古官也秦取古官置侍中之職應劭漢官曰侍中周官以其周曰常伯故曰周官班固漢書曰侍中秦官以其秦取古官復置之故曰秦官其實古官漢因之多以為加官漢初籍孺閎孺皆冠鵔鸃冠漢官云侍中冠武弁大冠亦曰惠文冠

漢書曰昌邑王賀冠惠文音義曰惠文今侍中所著加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謂之貂蟬西漢無常員多至十人東漢初無常員至靈帝時侍中舍有八區論者因言員本八人獻帝起居注曰初置侍中六人出入禁中近侍帷幄省尚書奏事據此漢末未或省員魏侍中置四人晉宋齊梁陳置四人齊職儀及五代史志曰自晉宋齊梁魏陳侍中並與三公參國政直侍左右應對獻替法駕出則正直一人負璽後魏北齊置六人五代史百官志曰北齊侍中因後魏置六人掌獻納諫正及進御之職參與諸公論國政也唐朝復為侍中龍朔初為東臺左相咸亨初復舊光宅初改為納言神龍初復舊

增文獻通考曰宋制侍中掌佐天子議大政審中外出納之事大祭祀則版奏中嚴外辦導輿輅詔升降之節皇帝齋則請就齋室大朝會則承旨宣制告命成禮祭祀亦如之冊后則奉寶以授司徒以秩高罕除自建隆至熙寧真拜侍中纔五人雖有他官兼領而實不任其事官制行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行侍中職別置侍郎以佐之元豐寄祿為開府儀同三司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門下省有侍中金廢門下省無侍中元亦無

侍中二

原環濟要略曰侍中古官也或曰風后為黄帝侍中周時號常伯者言其道德可常遵也秦始皇復古冠貂蟬漢因而不改此内官侍帷幄受顧問拾遺於左右出則負璽以從小則參乘秩二千石　漢舊儀曰侍中無員或列侯將軍衛尉光禄大夫為侍中得舉非法　又曰侍中左右近臣見皇后如見帝見婕妤行則對壁坐則伏茵也　應劭漢官曰侍中周官也金蟬有貂金取堅

剛百煉不耗蟬居高食潔目在腋下貂內勁悍而外温潤侍中便繁左右與帝升降卒思近對拾遺補闕百寮之中莫密於茲　增六典曰侍中之職掌出納帝命緝熙皇極總典吏職贊相禮儀以和萬邦以弼庶務蓋以佐天子而統大政者也凡軍國之務與中書令參而總焉坐而論之舉而行之此其大較也　原漢書曰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年十五　又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二為侍中　又曰霍去病以皇后姊子年

十八為侍中善騎射　華陽國志曰譙隆為上林令武帝欲廣上林苑隆言堯舜至治廣德不務林苑帝後思其言徵為侍中　益部耆舊傳曰蜀郡張寛漢武帝時為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所來時寛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子見　漢書曰張彭祖宣帝時為侍中少與帝微時同硯席以舊恩封侯出常參乘　又曰張安世子孫自宣元以來為

侍中　又曰元帝以史丹為侍中出則陪乘　又曰丹為侍中甚有寵九男皆以丹任為侍中　又曰侍中金敞與劉更生拾遺左右蕭望之周堪四人同心輔政

又曰衛尉金敞病甚成帝拜子涉為侍中使緑車載送衛尉府緑車皇孫車所以寵之言衛尉常清顯在朝尊貴　文士傳曰張衡拜侍中恒居帷幄從容諷議拾遺左右　增冊府元龜曰魯恭和帝時為侍中數召讌見問以得失賞賜恩禮寵異　後漢書曰趙典再遷為侍中時帝欲廣開鴻池典

諫曰鴻池汎溉已且百頃猶增而深之非所以崇唐虞之約已遵孝文之愛人也帝納其言而止　又曰王逸順帝時為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代　又曰爰延為侍中帝遊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化中常侍黄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此中主之謂也帝曰昔朱雲廷折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命矣　謝承後漢書曰周舉字宣光時詔遣八使

巡行風俗皆選有威名者乃拜舉侍中與杜喬周翊馮羨欒巴張綱郭尊劉班分行天下使同日而拜號曰八俊　蜀志曰闞興少有令問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弱冠為侍中　原魏志曰蘇則拜侍中與董昭同僚昭常枕則膝臥則推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　摯虞決疑要注曰漢末喪亂絶無玉佩侍中王粲識舊珮始復作之今之玉珮受法自於王粲也　增冊府元龜曰魏王粲為侍中與和洽杜襲並用粲强識博聞故太祖遊

觀出入得參乘　王隱晉書曰韋誕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　冊府元龜曰吳是儀為侍中服不精細食不重膳拯贍貧困家無儲畜孫權聞之幸儀舍求視蔬飯親嘗對之歎息即增俸賜益田宅儀辭讓以恩為戚　原戴逵七賢傳曰山濤太始七年為侍中詔書曰濤清風惇履思心通遠宜侍帷幄盡規左右　續搜神記曰程咸字延休其母始懷咸夢老公授藥與之服此當生貴子晉武帝時歷位至侍中有名於

世　增冊府元龜曰裴憲楷之子也為侍中永嘉末王浚承制以憲為尚書石勒破浚簿其官僚親屬皆貲至鉅萬惟憲與荀綽家有書百帙鹽米僅十數斛而已

原顏含別傳曰顏髦字君道儀狀嚴整風貌端美大司馬桓公歎曰廊廟之望喉舌機要　晉書曰陸玩遷侍中玩雖登公輔謙不辟掾屬成帝聞而勸之玩不得已而從命所辟皆寒素有行之士　語林曰晉孝武好與虞嘯父飲酒不醉不出後臨出拜殆不復起帝因呼人

扶虞侍中上殿嘯父答曰臣位未及扶醉未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美之敕左右疏其語　沈約宋書曰陸仲元者晉太尉玩曾孫也侍中吳郡太守自玩至仲元四世為侍中時人方之金張二族　又曰殷景仁遷侍中與王華王曇首劉湛四人並時為侍中皆有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升之美近代莫及　又曰王僧綽遷為侍中任以機密時年二十九始興王濬常問其年僧綽自嫌早達逡巡良久乃答其謙虛自退若此　增冊

府元龜曰宋孔季恭為侍中辭事東歸髙祖餞之戲馬臺百僚咸賦詩以述其美　又曰何尚之為侍中領尚書令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亡不娶又無姬妾　又曰謝靈運文帝時為侍中與顔延之俱以詞采齊名而遲速懸絶帝常敕各擬樂府延之受詔輙成靈運乆之乃就　又曰蔡興宗為侍中時孝武新年拜陵興宗負璽陪乘及還帝欲因以射雉興宗正色曰今致虔園陵情敬兼重從禽猶有餘日請待他辰　宋書曰謝莊為侍

中領前將軍時孝武出行夜還敕開門莊居守以棨信或虛須墨詔乃開上後因酒宴從容曰卿效郅君章耶

齊書曰江淹累遷侍中初淹年十三時孤貧常採薪以養母曾於樵所得貂蟬一具鬻以供養其母曰此故汝之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耶可留待得侍中著之至是果如母言　冊府元龜曰南齊王慈為侍中患脚病武帝敕曰慈在職未久既有微疾不堪朝又不能騎馬聽乘車在仗後江左來少例也　又曰陳顯達

為侍中建武世心懷不安深自貶損車乘朽敗導從鹵

簿皆用羸小不過十數人　梁書曰高祖時侍中闕選

司舉人並不稱旨高祖曰我門人久無此職宜用蕭玠

為之玠博物强識應對左右多所匡正高祖任重之

册府元龜曰梁謝朏初拜侍中朏辭脚疾不堪拜謁乃

角巾自輿詣雲龍門謝詔見於華林園乘小車就席明

旦輿駕出幸朏宅讌語盡歡朏固陳本志不許　又曰

陳蕭濟為侍中領太府卿比佐二主恩遇甚篤賞賜加

於凡等　又曰杜稷為侍中歷事三帝並見恩寵末年不與征役優游京師賞賜優洽　又曰孫瑒為侍中五兵尚書卒尚書令江總為其誌銘後主又題銘後四十字遣尚書蔡徵宣敕就宅鐫之其詞曰秋風動竹煙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靈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時論以為榮　後魏書曰羅結世祖初遷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世祖以其忠慤甚見信待監典後

宮出入卧内　又曰甄琛拜侍中以甚衰老詔賜御府杖朝直杖以出入　冊府元龜曰後魏山偉為侍中不營產業身亡之後賣宅營葬妻子不免飄泊士友歎愍之　又曰李元忠為侍中孫騰司馬子如嘗共詣元忠見其坐樹下擁被對壺庭室蕪曠謂二公曰不意今日披藜藿也因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顧歎息而去

又曰元文遥為侍中既不與趙彦深清真守道又不為和士開貪淫亂政在於孟季之間然性和厚遷鄰帷有

地十頃與物無競故時論不在彥深之下　又曰崔㥄為侍中歷覽羣書兼有詞藻自中興之後迄於孝武帝詔誥表檄多㥄所為　唐書曰楊師道為侍中性周慎謹密未嘗漏泄内事嘗曰吾少窺漢史至孔光不言溫室之樹每欽其餘風可庶幾也　孔帖曰源乾曜進位侍中建言大臣子並求京職俊乂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臣三息俱任京師請出二息補外以示自近始詔曰乾曜身率庶僚以讓既請外其子又復下遷傳不云乎

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晉國之人於是大和道之或行仁豈遠哉其令文武官父子昆弟三人在京師者分任於外　又曰王珪遷侍中帝使祖孝孫以音律授宮中家妓不進數被讓珪與温彦博同進曰孝孫脩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譙之天下其以士為輕乎帝怒曰卿皆我腹心乃附下罔上為人遊説耶彦博懼謝罪珪不謝曰臣本事前宮罪當死陛下矜其性命引至樞密責以忠效今疑臣以私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慚遂

罷　冊府元龜曰魏徵為侍中貞觀十年遜位乞解所職太宗曰公獨不見金之在鑛也何足貴哉良冶鍛而為器便為人所寶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為良冶卿雖有疾未為衰老得便爾耶徵乃止　又曰韓瑗永徽中為侍中高宗特號武氏為宸妃瑗與中書令來濟奏言帝王嬪妃自有恒數今若別立妃號臣等竊以為不可帝乃止　又曰石晉桑維翰為侍中兩朝秉政出上將楊光遠景延廣俱為州守又嘗一制除節將五十餘人各

領軍職無不屈而服之 相書占氣雜要曰氣如連珠

入闕門為侍中

侍中三

原掌壺 負璽 孔叢子曰孔臧與子琳書曰侍中安國犨臣近見崇禮不供褻事猶復掌御唾壺下詳侍中二 玉佩 金蟬 並詳侍中二 八舍 七車 上詳侍中一下詳侍中二 抱劒 伏茵 漢官曰侍中殿下稱制出則參乘佩璽抱劒 下詳侍中二 賜綬 引裾 後漢書曰下鴻字公永永平中詔徵賜綬拜侍中 魏畧曰辛毗遷侍中於時帝欲徙冀州戶十萬實於河南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安得不與臣議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

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方出曰佐理卿持我何太急遂從其半

七葉　**三代**　三輔故事曰金日磾字翁叔封秺侯有忠勤之節七葉侍中東觀漢記曰馮魴字孝孫父子兄弟並帶青紫三代侍中

珥貂　**佩璽**　即貂冠也下見漢官

密近　**從容**　應劭漢官曰侍中周官百寮之中莫密於茲也張衡從容諷諫

遊鸞渚　**含雞香**　上見傅咸詩應劭漢官曰侍中刁存年老口臭上出雞舌香使含之

青蒲伏　**綠車載**　漢官曰史丹為侍中元帝寢疾丹以親密近臣得視疾候上閒獨寢時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應劭注曰以青規地曰青蒲下詳侍中二

侍帷幄　**管喉脣**　上詳侍中二劉綽宋拾遺曰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四人宴飲從朝至夕帝甚歡華等既出太祖目送之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脣恐後世難繼矣

署玉堂　擁華蓋　漢官儀曰侍中有玉堂署王粲為侍中曹植贈粲詩曰戴蟬珥貂朱衣時帶入侍帷幄出擁華蓋

增班伯讜言　丁鴻至行　肆考漢成帝常與張放等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將乘輿幄坐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飲侍中班伯久疾新起上顧指畫而問曰紂為無道至於是乎對曰沈湎於酒式號式呼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嘆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　又曰東漢丁鴻治尚書父陵陽侯綝卒鴻當襲封上書稱病讓國於弟盛不報既葬乃掛衰經於冢逃去友人鮑駿遇鴻讓之鴻感悟乃還就國駿因上書薦鴻經學至行帝徵為侍中

宰相便座　公輔名位　沈演之為侍中文帝謂之曰此宰相便座卿其勉之　陸玩遷侍中雖登公輔不以名位格物

戴馮說經　曹褒著禮　上見後注肆考東

漢章帝時博士曹褒請著漢禮拜為侍中

楊奇強項

僧綽沈深 上詳侍中四 宋文帝以王僧綽為侍中年二十九沈深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帝欲以後事託之朝政皆與參焉

不願居中 **請先任外** 上見外戚 常與宰臣議

肆考武則天長安中及州縣官納言李嶠等奏曰竊見朝廷物議莫不重內官輕外職比來所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實由於此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僚於是鳳閣舍人韋嗣立等二十人各以本官檢校諸州刺史

折辱三思 **規戒安樂** 肆考唐韋安石知納言時二張武三思寵橫安石數折辱之會侍宴殿下易之引蜀商王覇子等博簺后前安石跪奏商等賤類不當戲殿上顧左右引出一坐皆失色后以安石辭正改容慰勉鳳閣侍郎陸元方自以為不及退告人曰韋公真宰相 又曰唐安樂公主館第成中宗臨幸宴從官賦詩御史大夫李

日知卒章獨以規戒睿宗他日謂日知曰向時雖朕亦不敢諫非公挺直何能爾即拜侍中

解經不窮戴憑 庾峻辯質無屈謝承後漢書曰戴憑字次仲拜侍中正旦朝賀百寮畢會帝令羣臣能説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為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臧榮緒晉書曰庾峻字山甫拜侍中出入王命盡忠補益常侍坐世祖命講詩中庶子何劭論風雅正變之義峻起難往反四坐辯質莫能屈之

漢尊儒學選在戴憑 晉任忠貞事先嵇紹白帖

侍中四

原貂蟬之貴漢書曰侍中以金蟬貂冠也 喉舌之司應璩曰侍中喉舌萬機

使辟公卿應劭漢官曰漢成帝取明經者充為侍中使辟百官公卿參議可否上殿行則負璽

拾遺帝側王廙洛神賦曰次為侍中散騎實帷門下拾遺帝側替否獻可　糾正補違晉官品令曰侍中糾正補違若有正皆得駁除書表章奏皆掌署也

從幸黎丘襄陽耆舊傳曰習郁為侍中從光武幸黎丘與光武通夢見蘇山神光武嘉之拜大鴻臚主蘇山之祠也　作詩稽留奏免魏陽秋曰甘露二年帝幸辟雍命羣臣賦詩侍中和道作詩稽留有司奏免

侍帷幄典祕書東觀漢記曰賈逵字景伯拜侍中領騎都尉内備帷幄兼領秘書近署甚見信用

常論經書華嶠後漢書曰桓郁字仲恩為議郎敦厚篤學傳父業以尚書教授門徒常數百人

選侍中帝以郁先師子有禮讓甚見親厚常居中論經書問以政事不離左右帝自制五經章句令郁校定於

宣明殿中

侍清宴陳道德 續漢書曰淳于恭字益孫遷侍中數侍清宴禮侍甚優具所薦名賢無不徵用進對陳政皆本道德上未嘗不稱善

問事輒對 東觀漢記曰李育字元春為侍中時章帝西謁園陵育陪乘問舊事育輒對由是見重也

宿儒顧問進楊厚 益部耆舊傳曰李固諫帝曰一日會朝見侍中皆年少無一宿儒可顧問者乃進楊厚黃瓊也

張馴有智慧 謝承後漢書曰張馴字子儁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典領秘書馴儒雅敏達有智慧

國有疑常問得失 又曰延篤為侍中自在機密常見進納上殿問政事得失以經義古典陳帷幄之言不宣外也

楊奇靡事不對 又曰楊奇字公綽通經才性敏暢入補侍中天子所問引經據義靡不條對

問貂不知左遷 應劭漢官曰桓帝末侍中皋禪參乘帝問貂璫

何法不知其説又問地震不為災還宮左遷議郎

朝夕獻納 東觀漢記曰鄧閶字季昭拜侍中出則陪乘入侍左右忠言善謀先納聖善匡輔之言朝夕獻納雖得於上身在親近不敢自恃兢兢之心彌篤固也

朝夕建議 謝承後漢書曰劉淑字仲承為侍中朝夕建議竭忠於朝補救二百餘事悉有章篇朝廷有勞

南郊參乘 又曰劉陵字孟高為侍中車駕南郊命陵參乘上起早升輿寢陵曰陛下萬乘主宜立正配天雖尊神欲寢不當上為天地靈祇下為羣臣萬姓觀者乎上有愧色曰敬受侍中斯言以為後戒

屏患崇政 山堂肆考曰東漢荀悅獻帝朝為侍中時政在曹氏作申鑒五篇奏之其畧曰為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

盧植天下之望 魏明帝先賢傳曰盧植字子幹拜侍中董卓大會百官於朝堂議欲廢立羣僚無敢言植獨抗議不回卓怒罷會將誅植議郎彭伯諫卓

曰盧侍中海内大儒天下之望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

王粲問無不對 魏書曰王粲字仲宣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器造制度粲恒典之

言語辯捷 吳志曰張尚孫皓時為侍郎以言語辯捷見知擢為侍中

但問經義 肆考曰吳主皓酒後常使侍臣嘲弄公卿發摘私短以為歡侍中韋昭但難問經義而已

博雅顧問以何劭 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康四年詔曰何劭已歷試朝位博雅有拾遺顧問之才其以劭為侍中

王濟有美才 山濤啓事曰雍州刺史郭奕右衛將軍王濟誠直亮美才侍中最高者也 案濟本傳曰濟累遷侍中與侍中孔恂王恂楊濟為一時同列秀彥武帝嘗會公卿藩牧於式乾殿顧濟恂而謂諸公曰朕左右可謂恂恂濟濟矣

增不操絲竹 世說曰齊王冏為大司馬輔政嵇紹為侍中冏詣宴會召葛旟等共論時

宜旗等白罔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遂送樂器紹不受罔曰今日共為歡卿何却耶紹曰公協輔皇室令作事可法紹官雖卑職備常伯操絲比竹蓋樂官之事不可以先王法服為伶人之業

以儒雅拜 肆考曰晉惠帝時賈后專權賈謐與后謀以張華庶姓無逼上之嫌而儒雅有籌畧為衆望所依乃拜為侍中

原顧和奏舊冕 晉中興書曰顧和遷侍中初中興東遷舊章多闕而冕旒飾以翡翠珊瑚及雜珠等和奏冕十有二旒皆用玉珠今用舊雜珠等非禮若不能用玉可用白璇成帝於是始下太常改之

增不聞獻替 世說曰虞嘯父為侍中晉孝武帝從容問曰卿在閤下初不聞有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誤謂帝望其貢獻對曰天時尚暖魚鱉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撫掌大笑

有古人風 肆考曰趙主曜作酆明觀西宮凌霄臺又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諫曜下詔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

之風可謂社稷臣矣悉罷諸役以豫苞為諫議大夫

不好嘲謔 又曰宋孝武帝每宴集在坐者皆令沈醉嘲謔無度侍中沈懷文素不飲又不好嘲謔宋主謂故欲異己出為廣陵太守

憂國忘家 又曰梁徐勉字脩仁師方侵魏候驛填委勉參軍書動經數旬一還家還則羣犬驚吠勉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

請用才行 又曰唐太宗謂侍中魏徵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對曰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明設防閑 又曰唐張行成遷侍中晉州地震不止帝問之對曰天陽也君象地陰也臣象君宜動臣宜靜今靜者顧動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又諸王公主參承起居或伺間隙宜明設防閑且晉陛下本封應不虛發伏願杜於未萌帝然之

諫困公私 又曰唐高宗將討新羅侍中張文瓘輿疾入諫曰今吐蕃

入寇方發兵西討新羅未嘗犯邊若又東征恐公私不堪困弊上乃止

得大臣體 又曰唐郝處俊字甑山為侍中參謀朝政每上言議必引經術多所匡益甚得大臣之體

諫獵 冊府曰魏知古為侍中先天元年十月上詩諫獵玄宗手詔曰卿所進獵渭濵十韻三復研精良增歎美今賜物五十段以申勸奬

不可以賞功 孔帖曰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汗功帝欲以為侍中張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後授不可以賞功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遂止

焚稾 又曰高儉為侍中進止詳整凡有獻納搢紳皆屬以目奏議未嘗不焚稾家人無見者

謹身固位 肆考曰唐肅宗以苗晉卿為侍中晉卿練達吏事而謹身固位時人比之胡廣

慎密見稱 孔帖曰苗晉卿為侍中代宗即位年巳衰暮凡歷三朝皆以慎密見稱

韓弘以

功加又曰韓弘宣武節度憲宗用兵淮西拜弘行營都統使扞兩河元濟平以功加侍中　倚如衡華五代史曰蜀人見繼岌請留崇韜鎮蜀從龔等因言崇韜有異志繼岌謂崇韜曰陛下倚侍中如衡華尊之廟堂之上期以一天下而制四夷必不棄元老於蠻夷之地此事非予敢知也

侍中五

原詩西晉傅咸贈何劭王濟詩并序曰朗陵公何敬祖咸之從内兄國子祭酒王武子咸從姑之外孫也並以明德見重於世咸親之重之情猶同生義則師友何公既登侍中武子俄而亦拜二賢相得甚歡咸亦慶之然

自恨闇劣雖顧其繾綣而從之末由歷試無效且有家艱心存日替賦詩申懷以貽之云爾日月光太清列宿曜紫微赫赫大晉朝明明闢皇闈吾兄既鳳翔王子亦龍飛雙鸞遊蘭渚二離揚清暉携手升玉階並坐侍丹帷金璫綴惠文煌煌發令姿斯榮非攸庶繾綣情所希豈不企高蹤麟趾邈難追臨川靡芳餌何為空守坻槁葉待風飄逝將與君違違君能無戀尺素當言歸歸身蓬蓽廬樂道以忘飢進則無云補退則恤其私但顧隆

弘美王度曰清夷

增諡梁沈約加沈文季侍中詔曰新除鎮軍將軍沈文季業宇流正鑒識超凡秉玆恭恪誠著匪躬難起非慮密邇墉圻罄力盡勤萬雉增固寵服攸加實為朝典

又王茂加侍中詔曰門下居中作衛號望清重任總儲宮朝難其選新除尚書右僕射茂器度淹弘志局詳穩契濶艱彝情深恒寄顯命載加允副僉屬

原箴後漢何廣侍中箴曰皇矣聖上神居天處勤求俊

良是弼是輔匪懈於位庶工以序昔在周文創德西鄰
勗閧上帝頼玆四臣辛尹是訪八虞是詢濟濟多士乂
用有勲文公欽若越興周道亦惟先正克慎左右常伯
常任實為政首降及厲王不祗不恪暱彼犖夷用肆其
虐惟敗天命寇戎並作圮墜宗緒寢廟靡託無曰我賢
不遐至親無曰我仁妄用嬖人籍閎飾顔穢我神武鄧
通擅鑄不終厥後中書竊命石弘作戾萬安斷袂哀用
無主侍中司中敢告執矩

原碑晉裴希聲侍中嵇侯碑曰夫君親之重非名教之謂也愛敬出於自然而忠孝之道畢矣樸散真離背生殉利禮法之興於斯為薄悲夫晉弋陽子嵇紹字延祖資乾剛之純粹體中和之淑虛少有清劭之風長懷弘仁之度加以通朗淹濟靡才不經學為儒宗庶績光被弱冠登朝則敷文秘閣晚節強仕則納言樞極太安之初權臣擅命皇輿親征次於蕩陰六軍奔攻兵交御輦紹儼然端冕正色以扞鋒刃遂殞命於御側忠誠感人

神義聲振四海銘曰二儀肇建君臣攸序峩峩侍中應期作輔外播仁風內舉心膂執慈弗勇靡仁不武見危授命背生殉主確乎其操邈乎其崇矯矯王臣憲茲遺風在親成孝於敬成忠　宋傅亮侍中王公碑曰體亞黄中道及微管元勳盛德光於晉載於時運距無妄陵夷有漸至於兵纏象魏壘結四郊公以民望晉朝居疑間之際懷方履順處艱以貞顛沛不能迴其操彊禦無以湯其守鑠矣公侯秉和挺生識深冬潭文艷春榮爰

初素履好是沖默亦既端委振風育德
原墓誌宋孝武故侍中司徒建平王宏墓誌曰含榮幼
耀膺和早慧徘徊天人優游經藝鴻沴纔流皇根中絕
體孝盡性懷追孝烈反我宸居毀綱更結管機凝務端
朝贊契召輝才融士穎風折秘路長陰昭塗永滅　梁
元帝侍中新渝侯墓誌銘曰爰始降神誕茲初載方琮
有燭圓珠無纇義若連環文同藻繪三分竹使再從建
旟朱帷自舉白鹿隨車武實威邊文能懷遠乍歌去速

時謡來晚昔我往矣千駟連輈今兹旋旆雙雁隨舟山迴素旐水導丹旒寂寥原野摇落徂秋　又侍中吴平光侯墓誌曰惟嶽降神表山甫之德敬如君所顯成季之徽潔静精微岐嶷天挺學兼義府談均理窟歴太子洗馬八入掌籍為崇賢之領袖五日來朝冠承華之楷模遷豫章内史法井鸞峰甘露歳下蕭崖鶴嶺連理成陰徴為太子左衛率遘疾薨於道頽類陶基民號燕北取譬羊祜巷哭荆南副軍早垂隆眄憫其石火瞻斯翠

蓋忽變丹旐方使桓侯石椁載銘盛夏滕令佳城式鐫
韶䕶　陳江總故侍中沈欽墓誌曰早結南陽之親致
興沛市之役四埏多難三江屢梗君敦淳化以勵浇風
庶滌清流以蕩濁俗早遘紫雲頻濡碧海奮里閈之寵
躍車馬之貴哂賨氏之青山恥郭家之金穴
原誄魏曹植侍中王粲誄曰惟建安二十三年侍中王
君薨皇穹神察哲人是恃如何靈祇殲我吉士誰謂不
痛早世即冥誰謂不傷華孕中零存亡分流夭隆同期

朝聞夕没先民所思何以誄德表之素旗何以贈終哀以送之强記洽聞幽贊微言文若春華思若湧泉發言成詠下筆成篇吾與夫子義貫丹青庶幾遐年携手同征如何奄忽棄我宿零

原表梁任孝恭為羊侍中讓表曰搏風扇翮不覺髙升擊水揚鬐遂迷遠大猶願長城巨防射魯仲之書白羽朱旗振武安之瓦深入五千張空拳以報主横行十萬勒蕪嶺而酬君　丘遲為范衛軍讓梁臺侍中表曰是

以懷鉛早歲不以隕穫累心躡屩晚年豈以充詘在念易農伊泰仕焉巳幸遂復分竹九嶷擁旄百越值天地中開神武再廓麻絲是蓄菅蒯靡遺今霸運肇基四海明目樞鍵規獻實在得人況處庸微何用膺荷　又爲何尚書重讓侍中領驍騎表曰臣擢自散輩之中寘彼周行之上既慙伯蒙使天下慎選又乖平叔令内外得人且玉壺獨掌見榮昌期當尺可參必簡英俊　王筠爲從兄讓侍中表曰至如元勲舊儒之胄積德累仁之

基九世七葉之華相韓事漢之資不然則子駿之學洞古今平子之思侔造化仲宣之辯識無滯次重之解經不窮然後可以喻旨公卿問對帷扆陪六尺之輿通四方之意求之微臣此塗頓隔　任昉為王思遠讓侍中表曰行則六尺之内陪接天光語一作上則親服一作璽申命誠信區宇獻可替否出納帷幾敷奏於金華之上進讓於玉堂之下金璗七貴之茂王粲二公之孫雖復仲蔚孫緒元卿末裔未有不階民譽妄承曲私者也　北

齊邢子才為彭城王韶讓侍中表曰貂𧣴映首日月在前冠蓋庶僚跨躡多士雖智慙量力明闕自知在梁之譏無得誼譁之議素餐之責豈須噂㗊之口何悟天之情眷復延今寵遂總錄百揆寅亮萬機文昌治本得失所繫用才長短隆替以之何容以斯寡薄豈得用膺兹忝

原啓梁陸倕張侍中啓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實欲强飯據鞍自窮心力濡足摩頂少報洪私徒課虛無空延

鐘箭不悟爰降曲慈復叨清顯職司近切任掌總綸魏選異才漢求高德官次恪居鮮非民譽仰瞻内省無一可階

黄門侍郎一

原杜氏通典曰門下侍郎秦官有黄門侍郎漢因之與侍中俱管門下衆事無常員郊廟則一人執蓋臨軒朝會則一人執麾凡禁門黄闥故號黄門其官給事於黄闥之内故曰黄門侍郎初秦漢别有給事黄門之職後

漢併為一官漢書百官表曰中黄門有給事黄門位從將軍大夫皆秦制故有給事黄門侍郎掌侍從左右給事中使關通中外及諸王朝見於殿上引王就座無員屬少府又漢舊儀曰黄門令屬獻帝初即位置侍中給事黄門侍郎員各六人出入禁中近侍帷幄省尚書事後改給事黄門侍郎為侍中侍郎去給事黄門之號旋復故初誅黄門後侍中侍郎出入禁闥機事頗露由是王允乃奏比尚書不得出入不通賓客自此始郭況以后弟小心謹慎年十六為黄門侍郎魏晉以來給事黄門侍

郎並爲侍衛之官員四人吳孫丞爲黃門侍郎與顧榮俱爲侍臣吳歸命詔曰自今以後用侍郎當如皇室丞顧榮儔也山公啓事曰黃門侍郎和嶠最有才可爲吏部郎詔曰欲令在左右更求其次又曰黃門侍郎荀彧清和理正動可觀採眞侍衛之美者宋制武冠絳朝服多以中書侍郎爲之齊亦管知詔令呼爲小門下齊職儀曰給事黃門侍郎四人秩六百石武冠絳朝服漢有中黃門位從諸大夫秦制也與侍中掌奏文案贊相威儀典署其事梁增品第與侍中同掌侍從儐相威儀盡規獻納糾正違闕監合嘗御藥封璽書陳制亦然後魏亦有崔光爲黃門侍郎未嘗留心文案唯從容論議參贊大政北齊置六人所掌與侍中同後

周天官府置御伯下大夫二人武帝改為納言下大夫隋六人屬門下省至煬帝減二人而去給事之名煬帝初嗣位猶以張衡為給事黃門侍郎　初劉行本為黃門侍郎文帝嘗怒侍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諫帝不顧行本乃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在左右豈得輕臣而不顧乃置笏於地而退上謝之而原所笞者

唐龍朔二年改黃門侍郎為東臺侍郎武德二年四月溫大雅為黃門侍郎弟彥博為中書侍郎居近侍高祖謂曰我起晉陽為卿一門耳至五年五月弟彥博又為中書侍郎　高宗總章元年十月東天竺烏徒國長年婆羅門盧伽逸多受詔合丹上將餌之東臺侍郎郝處俊諫曰脩短有天命未聞萬乘之主輕服番夷之藥昔貞觀末先帝命婆羅門僧那羅邇娑婆寐依其本國仙方合長年神藥胡既

有異術徵求靈草秘石歷年而成先帝服之竟無異效大漸之際名醫莫知所為欲歸罪於胡人將伸大戮又恐取笑夷狄遂止龜鑑若是唯陛下深察遂止咸通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為鸞臺侍郎神龍元年復舊天寶元年改為門下侍郎至德中復舊舊制正四品上大歷二年又改為門下侍郎陞從三品員二人掌侍從署奏鈔駁正違失通判省事若侍中闕則監封題給驛券

初學記曰案敘董巴漢書曰禁門曰黃闥中人主之故號黃門令矣然則黃門郎給事於黃闥之內入侍禁中故號曰黃門侍郎劉向戒子歆書曰今若年少得黃門侍郎要處也齊職

儀曰初秦有給事黃門之職漢因之自魏及晉置給事黃門侍郎四人與侍中俱管門下衆事與散騎常侍並清華代謂之黃散焉宋齊置四人齊職儀曰齊代侍中呼為門下給事黃門侍郎呼為小門下五代史志曰梁陳置四人至煬帝減二員直曰黃門侍郎隋氏用人益重裴矩裴蘊為之皆知政事唐朝因之 增文獻通考曰宋制侍郎掌貳侍中之職省中外出納之事大祭祀則前導輿輅詔進止大朝會則授表以奏祥瑞冊后則奉節及寶位與知樞密院同知樞密院中書舍侍郎

尚書左丞為執政官元豐官制行以尚書左僕射兼復置門下侍郎一員以代參知政事　續文獻通考曰遼門下省有門下侍郎金元不置

黄門侍郎二

原漢書曰劉向字子政宣帝時以中郎為給事黄門侍郎　又曰董賢字聖卿雲陽人為太子舍人隨太子官為郎二歲餘賢傳漏在殿下為人美麗白皙哀帝望見説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耶因引上與語拜

為黃門郎　又曰揚雄成帝時為郎至平帝猶為黃門侍郎　漢舊儀曰黃門郎日暮入對青瑣門名曰夕郎宮闈簿曰青瑣門在南宮衛權注吳都賦曰青瑣戶邊青鏤也　三輔決錄曰杜恕字務伯拜黃門侍郎每直省閤威儀矜嚴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　又曰卓茂字子康元帝時遊學長安以儒行為給事黃門郎　又曰馬后志在克己輔主不以私家干朝廷兄為虎賁中郎將弟為黃門郎訖永平世不遷　增蜀志曰費禕為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

羣僚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命禕同載由是衆莫不易觀　原魏略曰董遇字季直為黄門侍郎旦夕侍講為天子所愛信　又曰王粲字仲宣山陽人年十七司徒辟詔為黄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又曰夏侯玄字太初少知名弱冠為散騎常侍黄門侍郎常進見與皇后弟毛曾並坐玄恥之不説形之於色明德恨之左遷為羽林監　又曰鍾毓年十四拜散騎侍郎遷黄門郎　英雄記曰曹純字子和年十六為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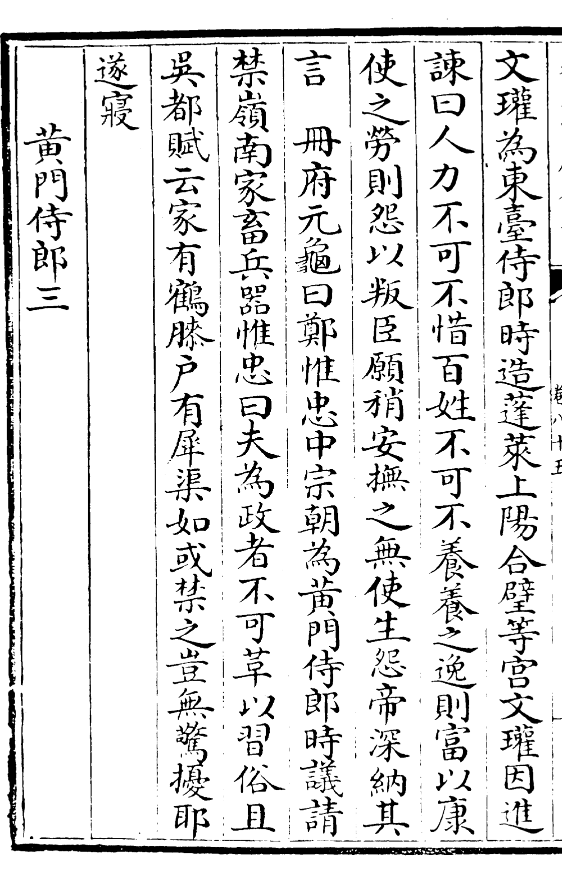
門侍郎　增晉書曰嵇紹為給事黄門侍郎時侍中賈謐以外戚之寵年少居位潘岳杜斌等皆附託焉求交於紹紹拒而不答謐誅紹以不阿比凶族封弋陽子晉書載記曰秦黄門郎古成詵風韻秀舉確然不羣每以天下是非為已任時京兆韋皐慕阮籍之為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而泣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劔求皐皐懼逃匿終身不敢見詵　册府元龜曰晉殷仲堪孝武時為黄門郎寵任㞃隆帝甞示仲堪詩乃

曰勿以已而笑不才　又曰郗愔再遷黄門侍郎時吴郡守闕欲以愔為太守愔自以望少不宜超莅大郡朝議嘉之轉為臨海太守　又曰宋張緒為黄門郎明帝每見緒輙歎其清談　又曰南齊崔祖思為給事黄門郎太祖建元初啓陳政事帝優詔報答　又曰袁昂為黄門侍郎本名千里武帝謂之曰昂昂千里之駒在卿有之今改卿名昂即以千里為字　後魏書曰陽平王之子匡為黄門侍郎茹皓始有寵百僚微憚之世宗曾

於山陵還詔匡陪乘又命皓登車褰裳將上匡諫止世宗推之命下皓恨匡失色當時壯其忠謇　又曰任城王之子順除給事黄門侍郎時領軍元乂威刑尤盛凡有遷授莫不造門謝謁順拜表而已曽不詣乂乂謂順曰卿何得不見我順正色曰天子富於春秋委政宗輔叔父宜至公為心舉士報國如何賣恩責人私謝豈所望也　北史曰盧誕拜給事黄門侍郎魏帝詔曰經典易求人師難得朕諸兒稍長欲令卿為師於是親幸晉

王第敕晉王以下皆拜之於帝前 冊府元龜曰後魏鹿念孝莊時為給事黄門侍郎而自無室宅常假賃居止布衣糲食寒暑不變帝嘉其清素時復賜以錢帛 又曰崔元伯為黄門侍郎與張袞對總機要元伯自非朝廷文誥四方書檄初不染翰故世無遺文 又曰陸凱為給事黄門侍郎在樞要十餘年以忠孝見稱希言屢中孝文嘉之 又曰南齊庾杲之為黄門郎武帝永明中諸王年少不得妄與人接敕杲之與濟陽江淹五

日一詣諸王使申遊好　又曰裴矩仕隋為黄門侍郎於時朝士類多贓貨唯矩清素自守時人稱之　又曰唐盧懐慎為黄門監兼吏部侍郎清儉不營産業器用服飾無金玉綺文之麗所得俸禄皆隨時分散而家無餘蓄妻子匱乏　又曰薛元超永徽中為黄門侍郎元超既擅文詞兼好汲引寒畯常表薦任希古等十餘人由是時論稱美　孔帖曰崔元綜長壽中還鸞臺侍郎勤於政事每在中書必束帶至晚未嘗休偃　又曰張



文瓘為東臺侍郎時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文瓘因進諫曰人力不可不惜百姓不可不養養之逸則富以康使之勞則怨以叛臣願稍安撫之無使生怨帝深納其言　冊府元龜曰鄭惟忠中宗朝為黃門侍郎時議請禁嶺南家畜兵器惟忠曰夫為政者不可革以習俗且吳都賦云家有鶴膝戶有犀渠如或禁之豈無驚擾耶遂寢

黃門侍郎三

原夕郎 夜拜上詳侍郎二 東觀漢記曰馬防子鉅為常從小侯六年正月齋中宮其一日甲子上欲冠鉅夜拜為黄門侍郎

儀表 珪璋又曰鄧閶字季昭遷黄門侍郎於時國家每有災異水旱閶側身暴露戚懼顯頳形於顔色公卿以下咸髙尚焉漢興以來為外戚儀表 王隱晉書曰顧榮少有珪璋符采朗徹仕吴弱冠舉賢良為黄門侍郎當時後進盡相推謝稱榮有大才令望 侍

講 著詩上詳侍郎二 魏髙貴鄉公集曰幸華林賜羣臣酒酒酣上援筆賦詩羣臣以次作二十四人不能著詩受罰酒 黄門侍郎鍾會為上

畫成圖 書壞本王隱晉書曰張華為黄門侍郎博覽圖籍四海之内若指諸掌世祖問華長安千門萬户畫地便成圖 任嘏别傳曰嘏字昭先魏文帝以嘏為黄門郎每納忠言輙手壞其本自在禁省歸不書封文帝嘉其淑慎 二子並拜

三世不徙桓階別傳曰階為尚書令文帝幸見諸子元禪元禮上搏手曰長者子是日拜二子為黄門侍郎　漢書曰王音薦揚雄待詔歲餘為給事黄門成哀平三世不徙　入拜青瑣

對揖丹墀上詳侍郎二下詳總載　恂恂可觀　軒軒得志漢書曰馮參字叔平以昭儀少弟為人矜嚴好脩容儀進止恂恂可觀也　傅子曰王黎為黄門郎軒軒然得志煦煦然自樂

張禹少子　馬防小矦漢書曰張禹為太傅有疾成帝親臨視拜於床下禹有少子在側目之帝知其意於禹前拜黄門侍郎下詳夜拜注　實固節操　石浚鑒識東觀漢記曰實固少為黄門郎謙讓有節操　臧榮緒晉書曰石浚字景倫清儉鑒識愛敬人物為黄門郎兩官為當時名士

增顔色顒顒　精神端審上詳儀表注肆考曰南

宋謝弘微萬之曾孫為黃門侍郎精神端審時然後言婢僕之前不妄言笑

每納忠言

兼知選事 上詳侍郎二年以劉祥道為黃門侍郎兼知選事

肆考曰唐高宗顯慶二

博覽圖籍

對管華近 並詳侍郎二

恥近毛曾

諫辱蔣挺 上詳侍郎二

肆考曰唐張廷珪為黃門侍郎監察御史蔣挺以監決杖刑稍輕詔於朝堂杖之廷珪奏曰御史憲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當殺不殺當流不可決杖蓋士可殺不可辱也議者是之

明習典故

駮正制敕 又曰隋給事黃門侍郎柳莊有識度博學善詞令明習典故雅達政事帝及高熲蘇威皆重之

又曰唐李乂改黃門侍郎制敕有不便者輒駮正之貴幸有求官者帝曰朕非有靳李乂不可故耳

黃門侍郎四

原主諸宦者續漢書百官志曰黃門令一人主省中諸宦者

常操小蓋續漢書曰陰興字君陵為黃門侍郎筋力過人每從出入常操小蓋障翳風雨險隘躬自履涉率先期門上所幸止先入清辟也

次直護駕晉官品令曰給事黃門四人大法駕次直黃門郎從駕也

博選耆儒謝承後漢書曰朱穆因進見諫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

荀悅侍講後漢書曰荀悅字仲豫遷黃門侍郎獻帝頗好文學悅與從弟彧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

疏敏合意續漢書曰耿國為黃門郎

疏敏有識於時見問常多合意上以為能也

江統作儀王隱晉書曰江統為黃門郎作朝會儀

曹毗作詩曹毗五言詩序曰余從中書轉為黃門在直多懷作詩書屏風云爾

增

參預朝政肆考曰唐太宗貞觀十七年以褚遂良為黃門侍郎參預朝政

參知機務又曰唐薛稷字嗣通善屬文如良金美玉遷黃門侍郎參知機務與崔日用數爭事帝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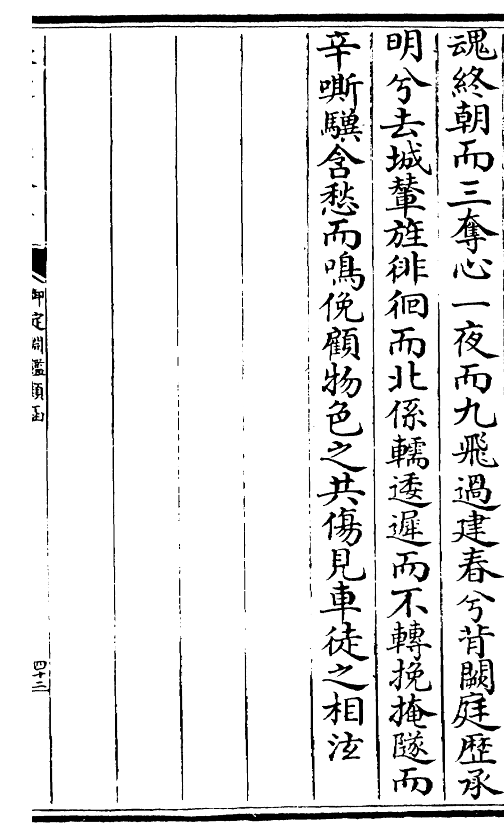
黃門侍郎五

原詩唐魏知古和鑾臺楊侍郎春夜寓直鳳閣懷羣公詩曰拜門傳漏晚寓省索居時昔重安仁賦今稱伯玉詩鴛池注不溢雞樹久逾滋夙夜懷山甫清風詠所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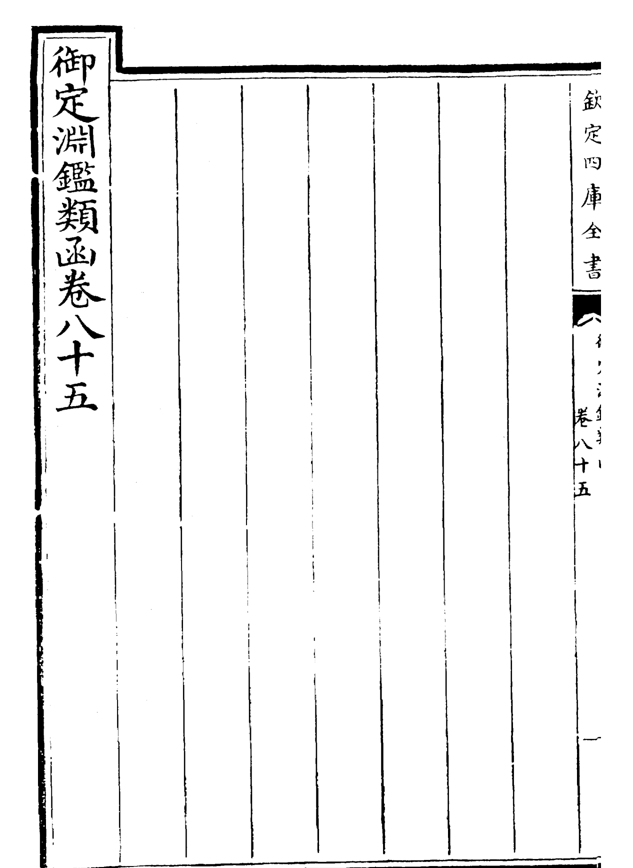
原制唐中宗授韋嗣立黄門侍郎制曰絳衣近侍秩亞貂蟬青瑣崇班職參鴛鷺實神化之有寄信賢才之攸重通議大夫韋嗣立忠規奕葉孝緒蟬聯家匡玄燕之朝人輔彤雲之代芝蘭並秀見謝砌之階庭麒麟齊驅有劉山之昆季入光振鷺譽滿三臺出據憑熊聲流十部近者命兹鸞渚已擢雁行纔出芸扃奄歸蒿里永言荆樹坐折連枝眷彼桓山空餘一鳥俾遷榮於皂蓋宜襲寵於黄樞　增蘇頲行崔日用黄門侍郎制曰大中

大夫崔日用果行育德脩辭立誠孝則揚親忠於事主堂堂乎貌暢君子之風諤諤其言藴大臣之節故能書讀萬卷文窮四始髙步登朝平心待物日者醜孽未殄嘉謀潛斷臨危不顧見義而作是用底寧實所緊頼師兵戢矣京兆晏如宜緝台階之政式拜掖垣之寵　又行張廷珪黄門侍郎制曰黄門東西禁掖出納王言精選賢良用存駮正正議大夫張廷珪文儒秀士謇諤忠貞汪洋有大雅之風明敏得至公之操言惟及霤晷𡚒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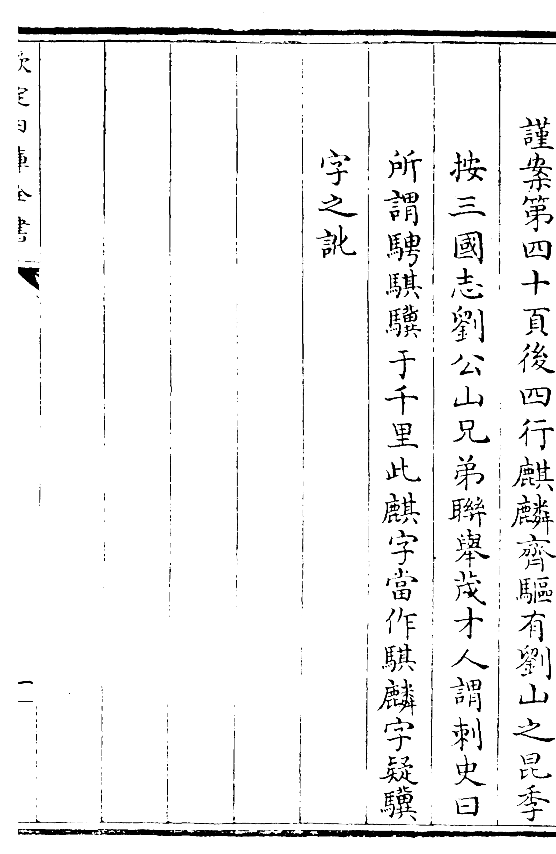
常聞學則臨池當時莫比自歷遷臺省受理綱轄聲塵
益茂問實攸稱俾登青闥之榮式践丹墀之列
原墓誌梁元帝黄門侍郎劉孝綽墓誌銘曰蔡墨攸陳
有草有茵梁荆世楨或魏或秦積善餘慶時推俊民孝
乎惟孝其德有隣曰風曰雅文章動神鶴開阮瑀鵰翥
楊循身兹惟屈扶摇未申人罔石火山有楸椿佳城無
曙寒野方春
原誄宋謝莊黄門侍郎劉琨之誄曰秋風散兮涼葉稀



出吳洲兮謝江畿瞻國門兮聳雲路睇舊里兮驚客衣魂終朝而三奪心一夜而九飛過建春兮背闕庭歷承明兮去城輦旌徘徊而北係轜逶遲而不轉挽掩隧而辛嘶驥含愁而鳴俛顧物色之共傷見車徒之相泣



御定淵鑑類函卷八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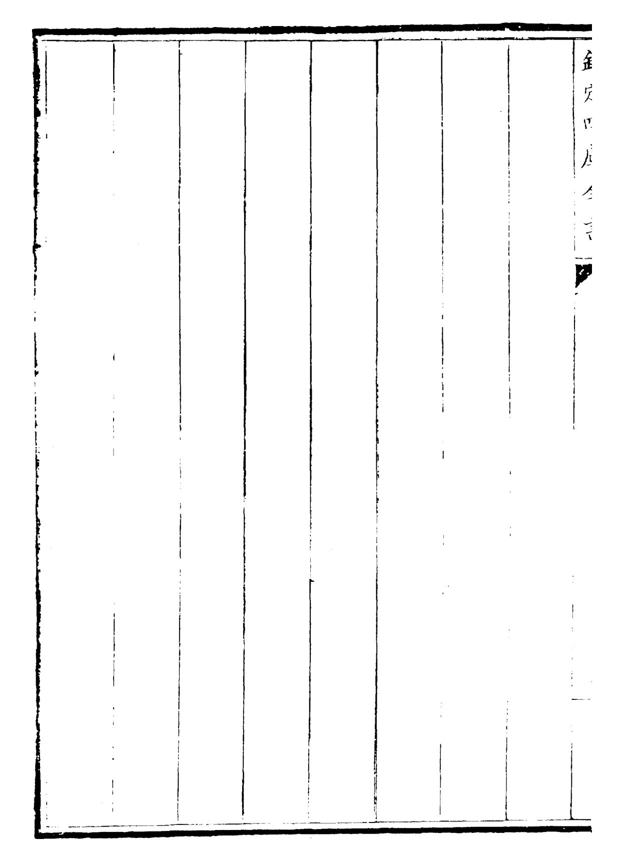


謹案第四十頁後四行麒麟齊驅有劉山之昆季

按三國志劉公山兄弟聯舉茂才人謂刺史曰

所謂騁騏驥于千里此麒字當作騏麟字疑驥

字之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王文明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八十六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御定淵鑑類函卷八十六

設官部二十六

給事中 六科給事幷載 散騎省總載 常侍 侍郎 通直散騎常侍 侍郎附 員外散騎常侍 侍郎附 起居注

給事中一 六科給事幷載

原杜氏通典曰給事中加官也秦置漢因之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侍中黄門無員

漢官表曰凡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也 諸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

書奏事分為左右曹以有事殿中故曰給事中漢東京省魏代復置或為加官或為正員晉無加官亦無常員在散騎常侍下給事黃門侍郎上武冠絳朝服宋齊隸集書省梁陳亦有獻納省諸聞奏後魏無員北齊亦屬集書省凡六十人後周天官府屬有給事中士六十人掌理六經給事左右其後别置給事中在六官之外隋初無至開皇六年始詔吏部置給事郎凡置八郎煬帝乃移吏部給事郎為門下之職位次黃門下置員四人以省

讀奏案唐武德三年改給事郎為給事中後定為四員龍朔二年改為東臺舍人咸亨元年復舊常侍從讀署奏鈔駮正違失分判省事若侍中侍郎並闕則監封題給驛券前代雖有給事中之名非今任也今之給事中蓋因秦之名用隋之職胡廣曰給事中常侍從左右無員位次侍中常侍之下或名儒或國親應劭漢官曰給事中秦官也漢因之齊職儀云東漢省其員魏晉宋齊並置無常員齊給事中與諸散騎同掌侍從左右獻納省諸文奏隋文帝門下省置給事二十人除中字國諱掌陪從朝直煬帝

改名給事郎　增文獻通考曰宋淳化四年詔給事中凡制敕有所不便準故事封駁九年詔停給事中始以封駁司隷銀臺元豐官制行給事中始正其職而封駁司歸門下詔給事中許書畫黃不書草著為令元祐元年門下中書言後省脩成所有省曹寺監條貫以門下中書後省為名從之六年詔駁正事赴執政稟議給事中韓忠彥言朝廷之事執政所行職當封駁則已與執政異當求波於上尚何稟議之有詔從之紹聖四年葉

祖洽言兩省置給舍廟堂設施得以更相驗今使舍人兼封駁則給事職廢詔特旨書讀不迴避餘令互書元符三年曽肇言門下駁正中書違失近給事中封駁中書錄黄令舍人書讀隳壞官制宣和元年張叔夜言命令之出中書宣奉門下審讀尚書頒行而密院被旨亦錄付門下省神宗制也今急速文字不經三省諸房以空黄先次書讀則審讀殆成虛設乞立法禁從之元豐寄祿為通議大夫建炎間因舊制置門下後省以給事

中為長官四員為額紹興二年韓世忠賞功文字給事中賈安宅除工部侍郎門下後省闕官乃詔檢正李與權書讀此事亦前所未有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門下省有給事中次於散騎常侍　金給事中從五品屬宣徽院給事局使副使屬衛尉司　元始祖至元六年始置起居注左右補闕掌隨朝臺省院諸司凡奏聞之事悉紀錄之後定置給事中兼脩起居注二員左右侍儀奉御同脩起居注一員令史一人譯使一人通事兼知印一人　明國初統設給事中正五品四年改正七品

六年始分為六科各設給事凡八十一人從七品二十四年每科增都給事中一人正八品左右給事中從八品改給事中正九品尋又改都給事中正七品左右給事中給事中並從七品六科掌侍從規諫補闕拾遺分察六部之事而糾其弊誤凡臣民題奏下讀而署之駁正其違失凡制敕宣行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頒之有失執奏封還凡百司官非其人政失其理露章斑劾或封章奏劾凡日朝六科輪一人侍殿廷左右執筆記旨凡

大事廷議大臣廷推大獄廷鞫掌科預焉

丘文莊曰我朝始分六科設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中隨其科事煩簡而設員凡奏章出入咸必經由有所遺佚牴牾更易紊亂皆有封駁不特此也凡朝政之得失百官之賢佞皆許聯署以聞實兼前代諫議補闕拾遺之職祖宗設官不以諫諍名官欲人人得以盡其言也而又嵩寓其責於科道吁四海無不可言之人百官無非當言之職於汎然散處之中而寓隱然嵩責之意設官之意微矣

嘉靖九年給事中夏言疏曰六科額設都左右給事中給事中共五十八員中間事有煩簡故員有增損然以司諫諍備獻納則六科之職均也祖宗以來額員俱備後来乃有不盡補者先朝五十八員一時補足當時侈為美談蓋增置諫垣自是盛代之事今六科在任止二十一員不及額數之半供事趨走日不暇給欲求優游侍從以盡文墨論思之常從容退食以致寅恭謀議之實不可得矣然

其間言事者連輒被斥忤時者又多外遷歲消月減以至於今莫可復也考之祖宗舊規凡給事中有缺止於進士年三十以上者考選奏補弘治間始以行人博士兼選正德間始以在外推官知縣照御史選補正德末年大臣畏忌新進敢言乃始盡罷進士考選之例陛下登極之初應詔止於一行而旋復寢吏部亦常奏請廟堂大臣陰行沮格往往以未嘗經歷世故藉口是不過欲得脂韋婾婀愛身固祿之流取其不為已害而已司馬光曰凡擇言事官當以三事為先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今當用光言以為取人之則

帝嘉納之

給事中二

原東方朔記曰東方朔為中郎賜帛百疋拜給事中

漢書曰蕭望之元帝詔望之傳朕八年可賜爵關内侯給事中　又曰劉向字子政諫議大夫給事中　增冊府元龜曰張禹為給事中時成帝舅平陽侯王鳳為大將軍輔政專權禹與鳳並領尚書内不自安上書乞骸骨避鳳　原魏畧曰邯鄲淳字子淑黄初初為博士給事中　東晳集曰員外侍郎及給事中皆是帝室茂親或貴遊子弟　晉書曰陳邵字節良武帝詔曰燕王師陳邵清貞廉潔行著邦族篤學好古博通六籍宜在左

右以敦儒訓可給事中　荀綽兖州記曰袁淮字孝尼有俊才太始中為給事中　增冊府元龜曰宋劉湛為給事中與殷景仁並被任遇湛常云今世宰相何難此正可當我南陽郡漢世功曹耳　又曰梁陸雲公為給事黄門郎雲公善奕棋常侍御坐武冠觸火高祖笑謂曰燭燒卿貂高祖將用雲公為侍中故以此言戲之也

又曰後魏崔衡孝文時為給事中車駕廵狩以衡為大都督長史衡渉獵書史頗為文筆蠕蠕時犯邊塞衡

上書陳備禦之方便國利民之策凡五十餘條　又曰游明根孝文初為給事中清約恭謹號為稱職後遷尚書參定律令　又曰北齊唐邕天保初為給事中七年於羊汾堤講武令邕總為諸軍節度事畢仍監宴謝之禮是日文宣親執邕手引至太后前坐於丞相斛律金之上啓太后曰唐邕强幹一人當千仍别賜錦綵錢帛

舊唐書曰張行成遷給事中太宗常臨軒謂侍臣曰我為人主兼行將相之事豈不是奪公等名昔漢高祖

得蕭曹韓彭天下寧晏舜禹湯武有稷契伊呂而四海乂安此事朕並兼之行成退而上書諫曰陛下聖德含光規模弘遠雖文武之烈實兼將相何用臨朝對衆以萬乘至尊共臣下爭功哉太宗深納之　孔帖曰宗室璡好從當世賢士遊賙人之急累擢給事中　又曰薛元超遷給事中數上言陳當世得失帝嘉納　又曰徐彦伯進給事中武后撰三教珠英取文辭士皆天下選而彦伯李嶠居首　又曰李嶠遷給事中會來俊臣搆

狄仁傑等獄敕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德驗德裕等内知其寃不敢異嶠曰知其枉不申是謂見義不為者卒與二人列其枉狀忤武后旨出為潤州司馬　又曰孟簡導溉田以勞召為給事中　又曰韓思復入為給事中帝作景龍觀思復諌曰禍難雖除土木遽興非憂物恤人所急不見省　又曰陸堅以給事中兼學士帝待之甚厚圖形禁中親製賛　唐書曰李藩為給事中制敕有不可遂於黄敕後批之吏曰宜别連

白紙藩曰別以白紙是文狀豈曰批敕耶裴垍言於帝以為宰相器　又曰呂元膺自給事中出為同州刺史及入謝帝逮問政事所對詳悉翌日謂宰臣曰元膺直氣讜言宜在左右奈何出之李藩裴垍謝因言陛下興言及此乃宗社無疆之福請復留給事左右　冊府元龜曰劉彤為給事中開元十七年朝五陵每發行宮天尚未曉彤上疏諫制曰朕夙夜之志唯在昧爽卿愼重之誠欲及辨色國體宜爾用納良規然要須早朝稍盡

夜漏耳　柳氏家學錄曰給事中駁正制敕定其是非開元中李乂多駁正姚崇惡其異已薦為紫微侍郎實去其權自後唯署案牘而已　冊府元龜曰徐岱代宗時為給事中充皇太子及舒王以下侍讀承兩宮恩顧時無與比而謹慎過甚未嘗洩禁中之事亦不談人之短　分紀曰袁高為給事中德宗復用盧杞為饒州刺史命高草詔書高執詞頭謁宰相曰盧杞作相三年矯詐陰賊退斥忠良若更授大郡恐失天下之望宰相不

恱命舍人草之詔出高執之不下乃奏論之　唐書曰李遜為給事中常論時政以為事君之義有犯無隱陳誠啓沃不必擇辰今君臣數奏乃候隻日是畢歳臣下睹天顔獻可替否能幾何憲宗嘉之乃許不擇時奏對

又曰元和十四年以令狐通為給事中崔植封還制書言通前刺史壽州用兵失律前罪未塞不宜遽加獎用上命宰臣諭植以通父彰有功不忍棄其子其制方行　又曰韋弘景為給事中屢有封駮時劉士經以駙

馬交通邪倖自檢校官用為太僕卿弘景執奏不可中人宣諭再三弘景不為之廻穆宗怒乃令弘景使安南邕容宣慰時論翕然推重　又曰郭承嘏為給事中開成元年出為華州刺史給事中盧載封還詔書且言承嘏數封駁稱職宜在瑣闥牧守之才易為推擇文宗謂宰相曰承嘏久在黄扉故優其禄俸暫令廉問近關而諫列拜章惜其稱職甚美事也乃復留為給事　宋會要曰治平三年知封駁事韓維言吕誨等降黜敕命不

出門下封駮司直送本家乞追還以正官法　事畧曰

元祐中黄廉為給事中議論引大體　言行録曰陳戬

字仲休高宗朝為給事中益感激論事知無不言除授

失當多所論駮士論重之　編年備要曰德壽宫提舉

陳源兼浙西副總管給事中趙汝愚論駮謂内侍不當

干軍政詔自今内侍不得兼兵職樞密院遵守永為定

制　吾學編曰卓敬瑞安人洪武進士為給事中時制

度未備諸王服乗多僭敬乗閒為言上曰爾言是朕慮

不及此　又曰韓永西安人建文時為户科給事中永豐軀美顙音吐宏朗每慷慨論兵事帝喜之靖難後不屈死　通紀直解曰永樂時都給事中陳諤彈劾不避權貴常奏事聲洪大聽者竦然帝每見呼為大聲秀才

名臣記曰張寧海鹽人景泰進士授禮科給事中七年内閣陳王以其子不得鄉舉順天考官劉文介幾中傷得罪寧疏言元宰私其子陷考官失大臣體天順中數數裁石曹請乞事帝以是知寧　又曰寧為給事中

憲宗即位乞經筵進講大學衍義皇太后生辰設齋醮禮官歛大臣金錢祈福寧言大臣當和衷敬德仰贊皇猷上綏懿祉釋老不當崇奉瓣香非可祈祝行之祇壞風俗傷名教　又張寧傳曰寧授給事中成化中奉使朝鮮陪臣樸元忠為館伴從遊太平館寧賦詩百韻樸隨手和之不相下寧得溪流殘白春前雪柳圻新黄夜半風之句樸乃閣筆曰不能屬和矣在省垣與葉盛林聰齊名　名臣記曰韓文成化進士為工科給事中劾

都御史王越薦故吏部尚書李秉王竑語頗涉兩宮越附汪竪以故逮文考訊幾死出為湖廣參議　許天錫傳曰天錫弘治六年庶吉士歴吏工二垣給事中居諫垣七八載諤諤敢言正德中忤劉瑾而死　戴銑傳曰銑弘治中官南科給事中以劾劉瑾廷杖落職　李鳴鶴傳曰鳴鶴正德中官兵科左給事中以剛直罷歸

劉繪傳曰繪嘉靖進士選户科給事中值夏言用事抗疏詆斥帝頗是之會六月朔晝晦帝大恐問天官主何

占繪引漢書對請去言以塞天怒明日遂逐言後言再相嗾南省論罷之　陸粲傳曰粲嘉靖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時張璁桂萼繼相粲抗疏劾其奸帝感動為罷二相無何用霍韜言召還二相粲謫都匀驛丞

給事中三

原名儒　茂親並詳給事二　履素　立德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康七年詔曰郎中張建忠篤履素為江表士大夫所稱宜在中朝其以建為給事中　王隱晉書曰任熙字伯遠立德邈然徵拜給事中

增左掖　東臺桓元左掖管轄之司　劉伯芻除給事制曰東臺賓掌駮

議 紫垣 黃閣 並晏公類要 駁正 塗歸 六典給事中凡百司奏鈔侍中審定則先讀而署之以駁正違失凡制敕宣行大事則稱揚德澤褒美功業覆奏而請施行小事則署而頒之凡文武六品以下授職所司奏揚則校其任歷深淺功狀殿最訪其德行量其才藝若官非其人理失其事則白侍中而退量焉 百官志曰給事中掌侍左右分判省事凡百司奏鈔侍中既審則駁正違失詔敕不便者塗竄而奏還謂之塗歸 詳詔敕 駁命令 續通鑑曰應有詔敕並令直學士向敏中張詠詳酌可否然後行下蓋向張二公為給事中故也 南豐擬制曰有司殿內之臣職在於平奏述詳論命令駁其違者而正之覆其善者而行之至於夕沒獄官人發驛遣使申究滯察苛撓莫不總焉 夕郎風 宰相器 唐書史臣曰李藩有夕郎之風 下詳給事二 言陳當世

論準古誼上詳給事二　唐書曰齊澣開元初為給事論駮皆援準古誼

封還詔書

駮正刑獄

本傳曰狄兼謨擢給事中左藏吏盜度支縑帛文宗以經赦詔勿治兼謨封還詔書帝曰朕已赦其長官吏亦宜宥既而曰後或事有不可勿以還詔為憚　白居易集鄭覃除給事中制曰凡制敕有不便於時者得封奏之刑獄有未合於理者皆駮正之天下冤滯無告者得與御史糾理之有司選補不當者得與侍中裁退之不啻掌侍奉讚詔令而已

強梗盡言

慷慨論正

本傳穆質性強梗為給事中政事得失未嘗不盡言　孔戣為給事中江西觀察使李少和坐贓及崔易簡殺從父凡獄久不下戣慷慨論正貶少和殺易簡

閱讀之任

論駮之司

曲阜除葉濤制曰朕付基命於中書付審駮於門下有事殿中之官實啻閱讀之任其還東臺出納惟允　除毛友制曰惟東

臺論駁之司乃萬世出納之地

乞正官法　望全朝典上詳給事二肆考曰元祐元年劉摯言除安燾知樞密院因給事两次封駁遂特旨直下吏部施行伏望追還詔命全朝廷典法

臚傳詔旨　練習軍書唐本傳曰給事中齊映為人白晳長大言音鴻爽故帝令侍左右或馬前臚傳詔旨　肆考曰齊主高洋連年出塞給事中唐邕練習軍書及四方軍士强弱多少番代往還器械精粗糧儲虛實靡不諳悉或時簡閱數千人不執文簿能唱其名姓未常謬誤

夕奉天書　夜直仙掖並見後詩

名參黃散之班　任極清華之選

元素廻天魏徵歎仁人之力　李藩批敕裴公推宰相之風

朝遊青瑣之闈時批紫詔　夕對金鑾之殿

徐草黄麻　封詞頭而不下舊傳解事舍人　批敕尾以復歸共覩儒者給事　並新書

給事中四

原明經　范曄後漢書曰鄭衆字仲師以明經拜給事中　效車　傳玄子曰馬鈞字德衡為給事中與高堂升平秦朗爭論於朝言及指南車二子曰無此記虛耳鈞曰虛爭空言不如試之效矣

秦朗親愛　魏秦朗明帝即位授以給事中不能有所諫止帝以是親愛之

蘇林文學　魏略曰蘇林字孝友博學多通古今字指凡諸書傳文間危疑林皆釋之建安中為五官中郎將文學甚見禮待黃初中為博士給事中文帝作典論所稱蘇林者是也

增用親為部　肆考曰宋明帝以阮佃夫

為給事中佃夫權任頗重欲用其所親為部袁粲等不欲佃夫稱敕施行衆不敢言

有言而治 梁湘東王繹孝子傳曰陳實子紀紀子羣魏使持節給事中文帝曰卿何如祖父羣曰臣父有言而治臣有言而不治

小門下 通典曰齊世呼侍中為門下給事黃門為小門下

數以忠進 肆考曰唐孔頴達太宗新即位數以忠進

有迴天力 唐書曰張元素遷給事中太宗詔發卒脩洛陽宮元素上書切諫遂罷役魏徵聞之歎曰張公論事有迴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鸞渚如舊 晏公類要曰唐薛存誠再除給事仍是本廳鸞渚几榻杖履如舊

執敕不下 唐書曰薛存誠為給事中瓊林庫廣籍工徒又神策軍與咸陽尉袁僴不平誣奏之僴被罰二敕皆執不下憲宗悅遣使勞之

有任事稱 職林曰李澄為給事中有任事稱

用士直曹 肆考

曰唐闕播字務先遷給事中故事諸司甲庫以令史直曹刑朊為奸播悉易以士人時韙其法

時以直稱 又曰薛存慶五遷給事中與韋弘景封駁詔書時稱其直

風采想見 職林曰唐許孟容字子範為給事中數有論駁四方想見其風采

崔植舉職 唐書曰崔植為給事中時稱舉職時皇甫鎛請減官俸祿植封還敕書鎛復奏諸州鹽稅榷酒等加估植疏論奏

何郯還敕 四朝會要曰嘉祐五年七月改新知荊南府唐介復知諫院時知門下封駁事何郯言介為諫官有補朝廷不當出外以敕封還之故得復知諫院

思類相如 太宗賜楊禧詩曰瑣闥昔年司制詔共嘉藻思類相如

封駁皆國體 事畧曰范純禮遷給事中凡所封駁正名分立紀綱皆國體之大者

奏駁姦惡 又曰趙君錫權給事中蔡確復觀文殿學士章惇復資政殿學士君錫奏駁論其姦

惡命遂格不行

論無所避

肆考曰宋程瑀拜給事中抗論無所阿避會除權邦彥簽書瑀論邦彥五罪凡三疏上委以次官閱讀瑀乃乞罷遂除知信州侍御江躋等上疏留復除給事上曰給事之設正要駁異豈在雷同朕深不欲卿去瑀既出特賜象笏以示隆眷

糾正違失

吾學編曰年富字大有懷遠人永樂中召為吏部給事中糾正違失務存大體

剛正敢言

通紀曰明王驥永樂進士初為兵科給事中剛正敢言使山西奏蠲除蒲鹽池虧課二十餘萬民困以蘇

一日三疏

吾學編曰葉盛字與中崑山人正統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已已之變率同列請誅將臣扈從失律者謝天下然後練兵選將討賊復讐則大綱既正大義自伸一日三疏悉中機宜

即日解官

名臣記曰賀欽成化進士為户科給事中見白沙論學歎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霾世即用我而我奚以為用即日上疏解官去

給事中五

原詩唐沈佺期自考功員外拜給事中詩曰南省推丹地東曹拜瑣闈惠移雙管筆恩降五時衣出入宜真選遭逢每濫飛器慙公理拙才謝子雲微案牘遺常禮朋儕隅等威上台行揖讓中禁動光輝旭日千門起初春八舍歸贈蘭闈宿昔談樹隱芳菲何幸隨梅處惟憂對問機省躬知任重寧止冐榮非　增宋之問和姚給事寓直詩曰清論滿朝陽高才拜夕郎還從避馬路來接

珥貂行寵就黃扉日威廻白簡霜柏臺遷烏茂蘭署得
人芳禁靜鐘初徹更疎漏更長晚河低武庫流火度文
昌寓直光輝重秉秋藻翰揚暗投空欲報下調不成章
崔峒奉賀給事寓直詩曰桂枝家共折雞樹代相傳
忝向鸞臺下仍看鴈影連夜閑方步月漏盡欲朝天知
去丹墀近明王許薦賢　王維詩曰禁裏疎鐘官舍晚
省中啼鳥吏人稀晨搖玉佩趨金殿夕奉天書拜瑣闈
姚合和盧給事詩曰鴛鷺簪裾上龍尾蓬萊宮殿壓

鰲頭夕郎夜直吟仙掖天樂和聲下禁樓　明楊士奇
送給事中姚山僉憲河南詩曰觀風在激揚今喜擢蘇
章袖有銀臺筆衣含玉殿香河流明憲節嵩嶽對公堂
想見澄清日歌聲滿洛陽　劉繪省中寓直詩曰月轉
周廬映宿光烟飄漢署引仙郎初披御府黄門被已接
天衣侍女香窓前鐘報知長樂戶外星懸是建章銀浦
初飛披南館羽林宿衛周廬滿司隸陳兵入禁齋相君
留對歸家晚珠箔高褰動閣鈴金鑰乍懸傳漏板虎觀

氤氲雲半遮龍池鳴咽水全斜澹澹碧天遥度夜盈盈宫樹暗藏鶊露滴天街應彈栁風迴上苑想飛花丞郎清切連華屋夜深尚剪芸窗燭起草誰為諫獵章抽毫並和陽春曲天長地久頌堯年萬國歡騰侍御筵共道韶音博士奏遥聞珍膳太官傳慙愧小臣空食禄明朝宴會賜金錢

增制唐蘇頲行于經野給事中制曰門下尚書兵部郎中上柱國于經野雅量端實閑機密静有恒其操無擇

斯言理必中於繩墨才見推於札翰中臺奏草已承吏
直之榮左曹顧問宜接雙遊之美　又行李懷讓給事
中制曰直方自守貞獨不羣理可析於毫芒文可成於
藻繪雖手揮繁綜而心寄閑遠絲綸所屬常推起草之
能駁正是司吏接遊蘭之寵　孫逖行褚廷誨制曰師
臣舊業官序良才文儒實百行之資翰墨當一時之妙
駁正為務疇咨所難宜遷左禁之榮式允中朝之望
賈至行裴遵慶給事中制曰清正介直公才雅望智能

利物行可檢人今東省務殷宰臣任重是資髦士以佐輶軒宜居駮議之職仍領銓衡之務　又行張孚給事中制曰果行育德疏通知遠是瑚璉之良器抱豫章之美才文以藻身屢得詞場之雋公而持操更推吏道之能譽洽禮闈風清憲簡宜擢拜於青瑣俾駮議於黃樞

常衮行趙涓給事中制曰純白高朗儒林表儀炳文揚彩時謂清拔早以賢良茂異服我周行歷踐三臺之列常參二陜之佐其於事典多所精詳頃毗荊舒尋罷

戎務近侍方缺選才正難評南宮之上書次東廂之奏事夙夜思職爾無面從　白居易行孔戣等給事制曰渾金璞玉方圭圓珠雖性異質殊皆國寶也是故能官人者亦辨而用之戣等歷踐朝行恪勤官次諫垣郎署讜其休聲宜加公奬擢在近侍左右禁闥可以同升必能評奏臺議發揚綸誥臨事有立屬詞可觀各隨所長分命以職祗奉乃事無替厥猷　又行竇易直給事中制曰累踐臺郎擢司邦憲寛猛舉錯甚得其中官不易

方府無留事前因病免今以才遷俾升瑣闈以備顧問凡制令奏議官獄典章苟有依違皆得駮正所任不細宜敬乃官　崔嘏行崔璹給事中等制曰瑣闈冠三省之高奉常列九寺之右凡所選擢必俟才賢惟爾璹以賓筵雅度早踐霜臺儔以正殿雄詞超升省署而皆本以明敏發為文學玉在湼而不緇金投火而彌勁眷言久次是用遷昇我有絲綸期汝論駁我有金石資爾諧和無忝官常自貽公議

增箴明宣宗六科箴曰國家建官內外有制給事之臣密爾廷陛爰準六典分科置員各司其務有簡有繁命令之出於汝紀之章奏之入於汝度之考其得失舉其愆戾釐革欺蔽以贊予治敬共朝夕無縱以逸無易以忽以毖以密達夫大體由乎至公惟女之賢光奮於庸怙威以騁不率正道汝之不賢辜亦自造自昔邇臣左右承弼正人是資邪佞必斥其篤念哉毋苟充位往端乃志以懋乃事

原誄宋顔延之給事中陽瓚誄曰瓚少禀志節資性忠淳永初之末佐守滑臺獯虜闇釁虔劉司兖瓚立乎將卒之間以緝華裔之衆疲困相保堅守四旬兵盡器竭斃於旗下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敵引義以死殉節者哉之子之生立績宋皇如彼竹柏負雪懷霜如彼騑駟配服驂衡邉兵喪律王略未恢函陜堙阻瀍洛蕎菉朔馬東騖胡風南埃帝圖斯艱簡賢授才實命陽子佐師危臺遏矣獯虜乘障犯威鳴驥横厲霜鏑高

鞏軼我河縣俘我洛畿攢鋒成林投鞍為圍師老變形地孤援闊卒無蔽麥馬乏芻秣烈烈陽子在困彌逵力雖可窮氣不可奪義立邉疆身終鋒栝

增啓王臞軒上鄭給事啓曰黃扉丹地凛杜公封駮之詞廣厦細旃負范相温純之氣結知密勿跬步登庸乃力遜於軒墀真大耐於官職久負儒者給事中之望行展覩然真宰輔之才　洪平齋賀許給事啓曰疇績辰猷躋榮夕拜歲黈豹尾方看翠駕之常從突兀龍頭又

喜黄扉之身到言無不售道匪虛行進居管轄之司坐振紀綱之治若李藩之批還制敕與魏相之白去副封能大其官未幾而相此事寂寞之久矣我公慷慨以當之聊屈畫黄重門下駮違之寄便應進紫屬中書造命之權

又賀侍講劉給事啓曰妙簡彤宸峻躋青瑣李藩有宰相器獨推論駮之公留侯為帝者師更慶緝熙之益某官負海宇之碩望立朝廷之要津諫則必行剛亦不吐盡洗頃時仗下馬之習復見前輩殿上虎之風

進彈禁路之論思坐管選曹之綜覈方寋華於飛翠已借重於畫黄經濟之才有所試矣塗歸之任何以假為摇玉佩之珩璜入批敕尾被衮衣之黼黻趣立班頭

散騎省總載

原杜氏通典曰散騎常侍自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散騎並乘輿並音步浪切騎而散從無常職後中常侍得入禁中皆無員漢因之並加官詳在侍中散騎有常侍侍郎與侍中黄門侍郎後漢□中初省散騎而中常侍改用宦者魏文黄初

初置散騎合於中常侍謂之散騎常侍後用士人始以孟達補之久次者為祭酒散騎常侍掌規諫不典事貂璫揷右騎而散從又有員外者因曰員外散騎常侍晉太始中令員外散騎常侍二人與散騎常侍通員直因曰通直散騎常侍亦武冠右貂金蟬絳朝服佩水蒼玉

山公啓事曰郗詵才志器局當為黃散黃散謂黃門侍郎及散騎常侍　又曰散騎常侍缺當取素行者補之遂舉郗詵　又阮孚字遥集為散騎常侍常以金貂換酒為所司彈糾帝宥之　又曰賈充為常侍後改常侍為侍中未詳其義散騎常侍黃門侍郎共平尚書奏事

雖隷門下而別為一省　潘岳

曰寓直散騎省自魏至晉共平尚書奏事東晉乃罷之而以中書職入散騎省故散騎亦掌表詔焉華嶠字叔駿加散騎常侍班同中書寺為内臺中書散騎著作及理禮音律天文數術南省文章門下撰集皆典掌統之宋置四人屬集書省齊散騎侍郎通直散騎侍郎員外散騎侍郎並為集書省職而散騎常侍為東省官其二衛四軍五校為西省官詳在將軍總叙篇周盤龍自平北將軍為散騎常侍武帝戲之曰卿著貂蟬何如兜鍪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出耳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員外散騎常侍舊為顯職與侍中通官其通直員外用衰老人士故其官漸替宋大

明中雖舉選比侍中而人情久習終不見重尋復如初梁謂之散騎省天監六年詔又革之六年詔曰在昔晉初抑惟盛化常侍侍中並參帷幄員外常侍特為清顯可分門下二局委散騎常侍侍侍中並侍帷幄書案奏分曹入集書通直常侍本為顯爵員外之選宜參舊准人數依正員格自是散騎視中丞通直視侍中員外視黄門郎然而常侍終非華胄所悦常侍亦四人功髙者一人為祭酒與侍中功髙者一人對掌禁令糾諸逋違陳因梁制後魏北齊皆為集書省掌諷議左右從容獻納領諸散騎常侍侍郎及諫議大夫給事中

等官兼以出入王命位在中書之右魏高祖謂散騎常侍元景曰卿等自在集書閣省逋墮致使王言違滯起居不修又宋弁為散騎常侍遷右將軍領黃門弁屢讓高祖曰散騎位在中書之右常侍者黃門之庶兄領軍者三衛之假攝不足空存推讓而棄大委任其資叙為第三清明帝為常侍加武勇將軍進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武勇其號至濁北齊常侍定限人員如金紫光祿大夫隋諸散騎官並屬門下省凡歷代散騎官有郎騎常侍漢書有之顏師古曰官為郎而常侍以侍天子故為郎騎常侍散騎常侍散騎侍郎魏初與散騎常侍同置唐貞觀二年制諸散騎常侍皆為散官從三品後悉省之貞觀十七年

復置為職事官始以劉洎為之其後定制置四員屬門下掌侍從規諫顯慶二年還二員隷中書遂分為左右左屬門下右屬中書左散騎與侍中左貂右散騎與中書令右貂謂之八貂　龍朔二年改左右散騎常侍為左右侍極咸亨元年復舊　增初學記曰案敘初散騎常侍本二官皆秦置也漢官云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散騎騎從傍乘輿車後獻可替否中常侍得出入禁中常侍左右　漢因之兼用士人無常員多以為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兼加之原其所置二職皆舊儒骨骾以備顧問與侍中同元帝時劉向累遷散騎常侍與蕭固大儒同侍左右是也後雜伍貴

遊子弟班伯成帝時為中常侍與王許子弟為羣在綺襦紈袴之中皆銀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謂之貂璫常侍服之則左貂中侍服之則右貂東漢省散騎之職而中侍改用宦者無常員殤帝改施金璫珎職儀云魏文帝復置散騎之職以中常侍合為一官除中字直曰散騎常侍置四人典章表詔命手筆之事晉置四人隸門下又領員外散騎常侍無員魏末又有通直散騎常侍四人自魏至晉散騎常侍散騎侍郎又有員外散騎侍郎無員又有通直散騎侍郎四人凡六散騎晉初此官選望甚重與侍中不異自宋以來其任閑散用人益輕別置集書省領之

齊氏因之言掌圖書文翰之事故曰集書省其領諸散騎同晉氏

曰梁陳集書省置散騎常侍四人後魏北齊集書省置六人其領諸散騎並同晉氏

五代史百官志

隋文廢集書省徙諸散騎入門下省唐初並廢六散騎以為散官貞觀初惟置散騎常侍二人隷門下顯慶中又置二人隷中書並金蟬左右珥貂龍朔二年改為左右侍極在中書曰右侍極在門下曰左侍極咸亨初復舊

文獻通考曰宋散騎常侍不常置與諫議起居司諫正言皆附兩省班籍通謂之兩省官左散騎常侍隷門下省右隷中書省皆掌諫諍虛不除人

亦為檢校官　石林葉氏曰元豐既新官制四十年間職事官未有不經除者惟御史大夫左右散騎常侍至今未嘗除人蓋兩官為臺諫之長非宰執所利故無有啓之者或曰元豐末黄安中為中丞久次神宗欲擢為常侍會寢疾不果崇寧中朱聖予為中丞嘗請除二官竟不行　按神宗之初行官制也嘗諭輔臣欲取新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蔡確進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王珪亦助確乃已蓋臺諫之長上意必欲取負天下重名如温公者居之尤非小人之便故遂終不除人也

遼南面門下省有常侍常侍之下有散騎常侍　續文獻通考曰金中常侍乃內侍之職屬宣徽院　元無

散騎常侍一

原應劭漢書曰秦及漢置散騎及中常侍各一人官並無員散騎騎馬夾乘輿車獻可替否　華嶠集曰散騎以從容侍從承荅顧問為職又掌贊詔命平處文籍故前世多參用言語文學之士　王隱晉書曰鄭默字思玄為散騎常侍世祖祀南郊侍中陪乘詔曰使鄭常侍因謂默曰卿知何以得參乘昔州内舉卿為十二郡中正舉也相輩常愧有累清談　七賢傳曰高貴鄉公以阮籍為散騎常侍非其好也　增冊府元龜曰魏徐宣

為散騎常侍從文帝至廣陵六軍乗舟風浪暴起帝船回倒宣病在後陵波而前羣寮莫先至者帝壯之　又曰後漢張允初仕晉為左散騎常侍天福初以國朝頻有肆赦乃進駮赦論帝覧而嘉之宣付史館　原晉中興書曰庾闡有文章才義議者以為宜綜國史於是召為散騎常侍　又曰謝萬升平五年詔曰前西中郎謝萬才義簡亮宜居獻替其為散騎常侍　晉書曰周處除楚内史又徵為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

先之楚郡　又曰何劭字敬祖曽之子也少與武帝同年有總角之好及帝即位轉散騎常侍甚見親重　增冊府元龜曰王述海西公太和中遷散騎常侍受職不為虛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其子坦之諫以為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耶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云堪何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　又曰温嶠為散騎常侍初為劉琨奉使建業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絶裾而去其後母亡嶠阻亂不獲歸葬由是固讓

不拜苦請北歸　又曰宋向彌為散騎常侍治身儉約不營室宇無園田商賃之業時人稱之　又曰梁呂僧珍為散騎常侍恩遇隆密性恭慎每侍坐屏氣鞠躬畢食未常舉箸嘗因醉後取一柑食之高祖笑謂曰便是大有所進祿俸之外又月給錢十萬其餘賜賚不絕於時　又曰陳袁憲為散騎常侍以久居清顯累求解任宣帝曰諸人在職屢有謗書卿處事已多可謂清白別相甄錄且勿致辭　又曰司馬申為散騎常侍歷事三

帝内掌機密至於倉卒之間軍國大事指揮斷決無有滯留　又曰後魏李孝伯為散騎常侍方慎忠厚太武寵眷以宰輔遇之　又曰郭祚為散騎常侍常以立馮昭儀百官夕飲清徽後園孝文舉觴賜祚及崔光曰郭祚憂勞庶事獨不欺我崔光温良博物謂之儒秀不勸此兩人當勸誰也其見知若此　又曰于忠為散騎常侍領左衛常因侍宴宣武賜之劒杖舉酒屬忠曰卿世秉貞節故常以禁衛相委昔以卿行忠賜名曰忠今以

卿才堪禦侮以朕御劒杖相賜循名取義意在不輕其出入周旋常以自防也　後魏書曰高祖以李彪為散騎常侍既謂郭祚曰朕誤授矣祚對曰聖詔豈容差異高祖沈吟曰此自應有讓朕欲別授一官須臾彪有啓云伯石辭卿子產所惡臣欲之已久故不敢讓高祖歎謂祚曰卿之忠諫李彪正辭使朕遲廻不能復決遂不移官　典略曰賀琛為梁散騎常侍梁主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都雅故人呼

之　册府元龜曰唐劉茲貞元二年為左散騎常侍平章事在位廉謹畏慎多所退讓歲餘罷平章事守本官

散騎常侍二

原參乘　挾帝上詳常侍一　齊職儀曰御駕登殿侍中與散騎常侍對挾帝侍中居左常侍居右　插貂璫　賜牀帳魏畧曰散騎常侍比於侍中貂璫插右黃初中始置四人出入侍從與上談議不典事　晉起居注曰太康七年詔曰尚書馮翌忠亮在公歷職內外勤恪匪懈而疾未瘥屢求放退其以卿為散騎常侍賜錢二十萬牀帳一具　掌規諫　贊詔命魏志曰文帝延康元年置散騎常侍與侍中同掌規諫　下詳類聚　夾乘輿　侍郿廡上詳類聚　環

濟要略曰散騎常侍入侍左右出則侍事於廊廡之下

增車給追鋒　門施行馬

冊府元龜曰司馬望為散騎常侍時高貴鄉公好才愛士望與裴秀等並見親侍數侍筵宴公性急秀等居內職急有詔便至以望外官特給追鋒車一乘虎賁五人　又曰丁潭為散騎常侍康帝即位屢表乞骸骨詔以光祿大夫還第門施行馬祿秩一如舊制

原庾闡文章　孟達容觀

上詳類聚　蜀志曰孟達字子度自蜀降魏文帝喜達之姿才容觀以為散騎常侍

增鄭思元參乘　司馬駿侍講

上詳類聚　傅暢晉諸公贊曰司馬駿八歲為散騎常侍侍講十二歲遷步兵校尉也

散騎常侍三

原朝夕規獻應璩新詩曰散騎常師友朝夕進獻規　王永元時論稱之吴志曰王蕃字永元孫休即位與賀劭薛瑩虞汜俱為散騎中常侍皆加駙馬都尉時論稱之　俱掌直諫王隱晉書曰傅玄為散騎常侍及受禪進爵為子加駙馬都尉與皇甫陶共掌諫職　表奏之省晉中興書曰興寧二年桓温奏省散騎常侍二人復置四人凡以省文書表奏意異者為散騎常侍比於侍中貂璫插右　貂璫之輝王隱晉書曰顧凱之拜散騎常侍表曰不悟陛下聖恩所加登之常伯之列飾以貂璫之輝　謝萬宜居獻替詳類聚　王恂宜進拾遺晉起居注曰太始元年詔曰給事黄門侍郎王恂篤志好學不殞先業久歷朝班職用有效宜拾遺左右其以恂為散騎常侍　譙周博物洽聞干寶晉紀曰詔騎都尉譙周閑居中道不仕危國蜀

亡之際勸劉禪歸命有忠君濟民之謀又躭習典藝博物洽聞朕甚嘉之以為散騎常侍

學洽通　程咸博王隱晉書曰程咸字延祚太始十年詔曰黄門郎程咸博學洽通文藻清敏其以為散騎常侍

散騎常侍四

原表梁任昉為范雲讓散騎常侍吏部尚書表曰夫銓衡之重闕諸隆替遠惟則哲在帝猶難漢魏以降迭識繼軌雅俗所歸惟稱許郭齊季陵遲官方弛亂草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已南面責成斯在豈宜妄加寵私以褒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求之公私授受交失近代者

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或成軍河内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桓榮四姓侍祀已無定紀五侯外戚且非舊章而臣之所附唯在恩澤臣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今兹首夏將亞台司雖千秋之一日九遷荀爽之十旬遠至方之微臣未為速達臣雖無識惟利所視至於虧名損實為國為身知其不可不敢妄為陛下不棄菅蒯愛同絲麻儻平生之言猶在聽覽宿心素志無復二辭矜臣所乞特回寵命則彝章載穆微臣知免　陳徐陵

讓散騎常侍表曰臣聞五十知命宗師之格言六百辭滿通賢之高槩昔墨子諸生褰裳求楚魯連隱士高論却秦況乎謬蒙知巳寧無感激洪私過誤寘以通班司憲文昌遂諧常伯今者昆吾小器諦視不見元黄鈞天並奏静聽能聞鐘鼓雖神農分藥岐伯提針冥衆因緣難可匡救陛下嗣臨寶歷光闡大猷屬意銓衡留情槙棫燕臺裝玉儻不精真齊客吹竽諒宜澄簡南郊奉乘當求鄭默之才西省文辭應用羅含之學

原墓志梁元帝散騎常侍裴子野墓志銘曰幾原博聞
裁為典墳比良班馬等麗卿雲薰猶既別涇渭以分聖
皇御極欽賢盱顧儲后特聖降情文苑既匹嚴朱復同
徐阮如何不憖卜期不遠
原誄晉潘岳散騎常侍夏侯湛誄曰英英夫子灼灼其
儁飛辯摛藻華繁玉振疇昔之遊二紀於兹斑白攜手
何歡如之居吾語爾衆實勝寡人惡儁異世疵文雅執
戟疲楊長沙投賈無位爾高恥居物下子乃洗然變化

易容慨然歎曰道固不同為仁由巳匪我求蒙誰毀誰
譽何去何從莫湼匪緇莫磨匪磷子獨正色居屈志申
我聞積善神降之吉宜享遐紀長保天秩如何斯人而
有斯疾曾未知命中年殞卒　晉劉琨散騎常侍劉府
君誄曰爰自上葉帝堯之胄堂堂漢祖豁豁高韻茂載
孝景克紹前訓穆矣靖王開國作鎮惟祖惟父乃光有
晉積行累仁世篤忠順是用感和誕育奇儁淑質英挺
金聲玉振嗟乎君侯乃寢斯疾命不可延中年殞卒衝

飈摧華閭風彫實如可贖兮人百其質存若燭龍銜曜沒若庭燎俱滅搢紳頹範於高模邦國彌悴於隕哲

散騎侍郎一

增干寶晉紀曰處士馮恢志行過人以為散騎侍郎張華曰臣請觀之若不見臣上也見而有傲世之榮次也敬而為賔主者固俗士也及華至恢侍之恭於是時人少之　唐書曰高祖初平長安拜舞人安比奴為散騎侍郎禮部尚書李綱諫曰臣按周禮均工樂胥不得預

於仕伍雖復才如子野妙等師襄皆終身繼世不易其業今新定天下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趨馳廊廟故非創規模貽子孫之道也　華嶠譜叙曰華歆三子表字偉容年二十餘為散騎侍郎時同寮諸郎共平尚書事並厲鋒氣要名譽尚書事至或有不便故遺漏不視及傳書者去即深文論駮唯表不然事有不便輒與尚書共論盡其意主者固執不得已然後共奏司空陳恭等以此稱之

散騎侍郎二

原掌問應對應劭漢官儀曰漢武元鼎三年初置散騎俱掌問應對世祖省之按漢初有散騎侍郎常侍省皆為騎郎貲滿五萬為常侍郎張釋之以貲為常侍蓋為此官也　為賓宴臣桓氏家傳曰延康元年初置散騎之官皆選新舊文武之才以為賓宴之臣故遷桓範為散騎侍郎官也　張賀七歲拜散騎漢書曰張賀年七歲拜散騎　帝室茂親束晳集曰員外侍郎皆帝室茂親貴遊子弟　鍾毓十四為散騎魏志曰鍾毓年十四為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　皆貴子弟又曰孟康字公休以郭后外屬並受九親賜拜散騎侍郎是時散騎侍郎多貴子弟或以高才英儒充其選而康以外屬雜其間故皆輕之不復呼其姓氏而謂之阿元康既有才敏又

好學在冗官博讀書傳遂有文義雅而切要衆人更嘉之

詔集羣書 魏書曰劉劭字孔才爲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

撰正音訓 晉書曰徐邈字仙民少與鄉人臧壽齊名孝武帝招延儒學之士邈既東州儒素太傅謝安舉以應選補中書舍人在西省侍帝雖不口傳章句然開釋文義標明旨趣撰正五經音訓學者宗之遷散騎常侍

荀顗擢拜 又曰荀顗字景倩以父勳除中郎宣帝輔政見顗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擢拜散騎侍郎

謝頤顯侍 謝知表曰兄頤除員外散騎侍郎顯侍帷幄

清和著稱 晉中興書曰王悅弱冠有高名每侍講東宮以清和著稱除散騎侍郎

知名美稱 又曰王洽字敬和王導諸子中最知名與荀羨俱有美稱弱冠除散騎中書侍郎

通直散騎常侍一　侍郎附

原杜氏通典曰通直散騎常侍按魏末散騎常侍又有在員外者晉太始十年武帝使二人與散騎常侍通員直故謂之通直散騎常侍齊梁㣲輕北齊張景仁除通直散騎常侍及奏御筆點除通直字遂為正常侍　通直散騎侍郎初晉武帝置員外散騎侍郎及太興中元帝使二人與散騎侍郎通直故謂之通直散騎侍郎按歷代常侍或有員外者或有通直者故史傳中謂員外

散騎侍郎或單謂之員外郎謂通直散騎侍郎或單謂

通直郎其非員外及通直者或謂之政員散騎侍郎或

單謂之政員郎

通直散騎常侍二

增臧榮緒晉書曰太始十年詔程咸歷職左右劬勞内

侍乃心在公夙夜不懈以咸為散騎常侍左通直郎

晉起居注曰太始十年詔東平王楙為員外常侍通殿

中直散騎常侍通直之號蓋自此始也　又曰惠帝永

寧元年詔曰散騎常侍琅邪王睿曰新匪懈宜在機近其令睿通直也，朱鳳晉書曰左軍陳輿騫之子以父老求去職宿衛不宜曠詔以為通直常侍　南史曰鮑泉常乘高幰車從數十左右繖蓋服玩甚精道逢國子祭酒王承承疑非舊貫遣訪之泉從者荅曰鮑通直承怪焉復欲辱之遣逼車問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都下少年遂為口實見尚豪華人相戲曰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以為笑謔　隋書曰許善心加通

直散騎常侍聘於隋遇高祖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留縶賓館及陳亡高祖遣使告之善心素服號哭經三日詔拜通直散騎常侍善心哭盡哀垂涕受詔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見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是我誠臣也賜物千段馬二十匹 冊府元龜曰隋何妥為通直散騎常侍納言蘇威兼領五職高祖甚親重之妥奏威不可信任又以掌天文律度皆不稱職上八事以諫威大銜之 又曰後周辛慶之為通直散騎常侍任遇雖隆

而率儉素車馬衣服不尚華侈　後魏書曰李瑾字道瑜美容貎頗有文才遷通直散騎侍郎與黄門王遵業尚書郎盧觀典領儀注臨淮王彧謂瑾等三俊共掌帝儀可謂甥舅之國王盧即瑾之外兄也

員外散騎常侍一　侍郎附

原杜氏通典曰員外散騎常侍魏末置齊梁用人卑雜又朱异為員外常侍侍中中領軍中書舍人四職並驅鹵簿近代未之有也又賀琛字國寶遷員外散騎常侍

舊尚書南座無貂自琛始　員外散騎侍郎晉武帝置

晉代名家身有國制者起家多爲員外散騎侍郎

員外散騎常侍二

原公族閑任晉諸公賛曰扶風王駿齊王攸皆爲魏員外散騎常侍於時公族務在閑任故置外位也

登之常伯詳散騎常侍篇　嘉之宜補王隱晉書曰吏部李重啓太常博士曹嘉之宜補員外常侍

孫朝宜給晉起居注曰咸康八年司徒王導表員外常侍孫朝告老宜給本官秩以終餘年

天錫歸國晉張天錫字純嘏緱氏人爲苻融征南司馬於陣歸國詔曰昔孟明不替終顯厥功豈以一眚而廢才用其以天錫爲散騎常侍左員外

苻朗歸化載記

曰苻朗為青州刺史在任甚有稱績後晉遣淮南太守高素伐青州朗遣使詣謝玄於彭城求降玄表朗許之詔加員外散騎侍郎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世超然自得志凌萬物所與晤言不過一二人而已

增 三益不亞 後魏書曰梁三益字敬安於南陽內附高祖與語善之曰三益三益殊不亞拜員外散騎侍郎

起居注一

原杜氏通典曰起居周官有左右史記其言事蓋今起居之本漢武帝有禁中起居後漢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起居注在宮中為女史之任又王莽時置柱下

五史秩如御史聽事侍傍記其言行此又起居之職自魏至晉起居注則著作掌之其後起居皆近侍之臣録記也録其言行與其勲伐歷代有其職而無其官後魏始置其起居令史每行幸宴會則在御左右記録帝言及宴賔客訓荅後又别置修起居注二人以他官領之北齊有起居省後周有外史掌書王言及動作之事以為國志即起居之職又有著作二人掌綴國録則起居注著作之任自此而分也至隋初以吏部散官及校書

正字有叙述之才者掌起居之職以納言統之至煬帝以為古有內史外史今著作如外史矣宜置起居官以掌其內乃於內史省置起居舍人二員次內史舍人下庾自直崔濬祖虞世南蔡允恭等皆為此職唐貞觀二年省起居舍人移其職於門下置起居郎二人顯慶中復於中書省置起居舍人遂與起居郎分掌左右龍朔三年改為左右史郎為左史舍人為右史咸亨元年復舊天授元年又為左右史神龍初復舊每皇帝御殿則對立於殿左郎右舍人有命則臨陛

俯聽退而書之以為起居注凡冊命啓奏封拜薨免悉載之史官得之以撰述焉令狐德棻呂才蕭鈞褚遂良上官儀李安期顧胤高智周張大素凌季友等並為起居皆有名賢者

增文獻通考曰宋沿唐制起居郎隸門下起居舍人隸中書號小兩省官皆為虛名不典本省事而典職者自號脩起居注凡二人天子御正殿記注官不侍左右惟朝會對立於香案前常日則更番遞直於崇政殿延和殿行幸則從上出入皆所以書言動熙寧初詔諫議官兼脩注者因後殿侍立許奏事

元豐中兼脩注王存乞復起居郎舍人之職使得盡聞
明天子德音退而書之神宗亦謂人臣奏對有頗僻讒
慝者若左右有史官書之則無所肆其姦矣故事左右
雖日侍立而欲奏事必稟中書俟旨存因對及之乃詔
雖不兼諫職者亦許直前奏事五年官制行罷脩注而
郎舍人始專其職起居郎舍人掌記天子言動御正殿
則俟於門廡外便殿則侍立行幸則從大朝會則對立
於殿下螭首之側凡朝廷命令赦宥禮樂法度損益因

草賞罰勸懲羣臣進對文武臣除授及祭祀燕享臨幸
引見之事四時氣候四方符瑞户口增減州縣廢置皆
書以授著作官六年詔左右史分記言動元祐元年仍
詔不分七年詔邇英閣講讀罷有留身奏事者許侍立
紹聖元年中丞黄履言所奏或干機密難令旁立乃止
隆興元年胡銓奏記注之失有四一人主不當觀史國朝
梁周翰以起居注每月進御慶歷中歐陽修乞
更不進本仁宗從之今望遵仁宗所行之訓二立非
其地國朝記注之臣立於座後歐陽修謂當人主言動
而書乃立於前修罷復故今乃立於殿之東南隅

言動不聞乞復歐陽修之制　三前殿不立前朝古制前後殿皆侍立而前殿不立又左右司分日而立無言動之異欲乞於前後殿皆分日侍立　四奏不直前臣欲直前奏事閤門以不預牒却之常預牒矣又以無班為詞是雖有直前之名而無可奏之時矣乞左右史奏事直前不必預牒及有無班次為拘也　詔前殿依後殿侍立餘並依舊制淳熙間羅春伯點自户部員外郎除左史避曾祖諱以太常少卿兼侍立脩注官其後兩史或缺則降旨以某人權侍立官蓋自此始元豐寄禄起居舍人為朝散郎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門下省屬有起居舍人院其官曰起居舍人

曰知起居注曰起居郎　金特設記注院脩起居注掌記言動　元世祖至元五年中書省臣言前代朝廷必有起居注故善政嘉謨不致遺失因以翰林待制兼起居注　明初設起居注尋設太史監後俱裁革悉屬翰林院

起居注二

增冊府元龜曰唐貞觀中每日朝退太宗與羣臣參議政事即令起居郎一人執簡記錄故貞觀注記稱為畢

備 唐杜正倫知起居注太宗常曰朕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言於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能多言正倫曰臣職當脩起居注不敢不盡其愚直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直當今損於百姓也願陛下慎之

褚遂良傳太宗謂遂良曰卿知起居記録何事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書人君言事且記善惡以為檢誡不聞帝王親自觀史上曰朕有不善卿必書之耶遂良曰臣職當載筆君舉必記 唐書司邢文偉

滁州全椒人時右史官鈌高宗謂侍臣曰邢文偉事我兒能減膳切諫此正直人也遂擢拜右史　孔帖曰張說既領集賢院薦韋述為直學士遷起居舍人從封泰山奏東封記有詔褒美　唐書曰張次宗有文學稽古厲行開成中為起居舍人每入閤左右史立於螭頭之下宰相奏事得以備錄宰臣既退上召左右史更質證所奏是非故開成政事詳於史氏次宗尤稱奉職　又曰魏謩轉起居舍人帝謂之曰以卿論事忠切有文貞

之風故不循月限授卿此官　又曰魏謩為起居舍人帝索起居注謩奏古置左右史書得失人主不可取觀向者取觀史事為失職陛下一見則後來所書必有諱屈善惡不實不可以為史乃止　會要曰馮定請左右史隨宰相入延英殿記事宰相不樂　嘉話録曰開成末韋絢自左補闕為起居舍人時楊嗣復以除起居舍人於殿下先奏曰左補闕韋絢新除起居舍人未申謝奏取進止帝頷之李珏招而引之絢即置筆札於玉階

欄檻之右疾趨而置詞舞拜焉　冊府元龜曰後唐趙熙為起居郎明宗天成二年熙奏今後凡內中公事及詔書奏對應不到中書者伏乞委內臣一人旋具鈔錄月終關送史館　東都事略曰梁周翰太祖召兼史館脩撰遷起居舍人兼起居郎因言皇帝宣諭之言侍臣論列之事望脩為時政記仍令郎與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記言動別為起居注每月先進御後降付史館起居注進御自梁周翰始也　仁宗實錄曰初脩起居注缺

中書擬人而彭乘在選中上指乘曰此老儒也雅有恬
退名無以易之及召見諭曰卿先朝舊人久補外未嘗
自言對曰臣生孤遠自量其分敢過有所望耶上頗嘉
之　東都事略曰歐陽脩仁宗朝召知諫院未幾脩起
居注每勸上延見大臣訪以政事　會要曰至和中知
制誥賈黯言延英召侍臣講讀其咨訪之際動關國政
體乞令修注官侍閤中　言行錄曰朝廷欲用蘇軾為
起居舍人公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力辭之宰相蔡

持正曰公回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公固辭持正曰今日誰當在公前者公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持正不許　又曰軾為右史奏曰竊見韓維讀三朝寶訓至真宗皇帝惡殺生因論陛下在宮中不忍踐履蟲蟻其言可以推明聖德臣忝備位右史謹書其事於冊又錄一本上進望陛下采覽無忘此心以廣好生之德臣不勝大願　又曰王巖叟元祐中為起居舍人入侍邇英司馬康講洪範至又用三德上曰只此三德為更有

德公退而上書曰陛下既能審而問之必能體而行之三德者人君之大本得之則治失之則亂臣備職史官敬已書之於册以示萬世　周文忠行狀曰公以起居郎直前奏事上曰有近作可多進來屬初御經筵公奏祖宗置經筵非為分章析句正欲人主從容訪問以裨聖德　中興會要曰紹興二十八年詔起居郎舍人自今後許依講讀官奏事先是起居郎洪遵言臣幸得以記注陪侍經幄伏聞元祐中起居舍人呂陶嘗乞候講

讀臣僚再留奏事並許侍立以見講退猶且入侍何由不許奏事乞下講筵所依講讀官例施行故有是詔

續文獻通考曰元英宗至治二年御史言朝廷雖設起居注所錄皆臣下聞奏事目上之言動宜悉書以付史館從之 明名臣記曰宋濂改起居注侍太祖論黄石公三略濂曰尚書典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陛下留意

起居注三

原記事記言　謹月謹日　晉起居注曰古者天子諸侯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穀梁傳曰春秋之旨謹而月之謹而日之

增置劉玉陛　操筆赤墀　上詳起居二　職林鄭覃曰記注操筆赤墀下其書為後世法不可用黨人

對仗承旨　珥彤記事　唐百官志曰永徽已後左右史惟得對仗承旨巳後謀議皆不得預聞姚璹請撰時政記　文選書笏珥彤記事於偃室

紫宸咨訪　赤墀記注　周墀傳曰文宗時墀兼起居舍人帝御紫宸殿或召左右史咨訪所宜最為天子欽矚　下見前注

賦偃松篇　製春臺章　職林曰開元中起居舍人蔡孚賦東都龍興觀偃松篇元宗賜和御書刻石記之　下詳起居四

入記吾言　俾伺朕居　白集溫造制曰擢為右史入記吾言　元微之集行高鉞制曰

俾伺朕之起居 遂編之於簡牘

分直崇政 立侍邇英上詳起居二

長編曰仁宗朝講讀官侍邇英者皆立每問事則衆人齊對頗紛擾乃詔皆坐唯當講讀者以次立而記注亦坐石昌言奏記注官當立侍密邇德音以詳記録不可坐遂令侍立

為郎七年 脩注十載 言行録曰陳尭佐居官不妄進取為起居郎七年不遷下詳起居二

名高三俊 職聯兩省 宋陳后山寄張文潛舍人詩曰名高三俊上官職聯兩省立右螭傍 初寮制左右置史載筆螭坳

退匿楹間 對立殿下上詳起居二 兩省下詳通考

密邇德音 陪侍經幄上詳立侍邇英注下詳起居二

黄屋深知 赤墀親擢

出綍中宸 記言右陛 濡珥彤之筆 繡汗青

之簡　占柱下之一星　冠螭頭之二史　侍玉皇之香案　紬金匱之圖書　大君有命眷來載筆之臣左史記言爰約繫年之法　宣精柱下仰隣北極之尊濡翰螭頭肅對紫宸之仗　當用第一流日侍拱赤墀之立　綴班小兩省地清嚴青瑣之移俱翰苑新書

起居注四

原勿籍左傳曰晉侯使鞏朔獻齊捷於周王辭焉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增録動作唐六典曰起居郎掌録天子之動作法度以脩記事之史凡記事之制以事繫日以日繫

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時書其朔日甲乙以紀歷數典禮文物以考制度遷拜恩賞以勸善誅伐黜免以懲惡季終則授之於國史焉 **第一流** 會要曰唐人言左右史當用第一流 **第二首** 又曰正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翰皆即螭首之坳處由是諺傳謂螭頭有水官既密侍號為清美官 **諫罷封禪** 職林曰唐貞觀有事泰山褚遂良為起居郎諫罷封禪之事 **文史博涉** 又曰褚遂良文史博涉工隸楷太宗召令侍書 **職在司言** 實録曰唐玄宗親製春臺望一章起居舍人蔡孚奏臣職在司言請宣示百僚及編國史 **請納封事** 唐吴兢傳曰兢為起居郎上疏玄宗請容納封事 **陳政得失** 職官分紀曰高鉞為起居郎陳政得失穆宗嘉之 **文章俊拔** 鄭仁表傳曰仁表為起居郎文章俊拔自謂門第人物文章俱美常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

齋紙螭下 六典曰文宗敕左右省起居齋紙硯及筆於螭頭下記言記事

侍從班 嘉話錄曰左史得申謝自開成中至武宗即位隨仗而退無復簪筆之際不得密邇天顏故後人謂兩省為侍從班則登其選不為不達矣

左侍極 唐柳玭家傳曰玭為左史其著序訓自稱左侍極

立堦非地 程大昌演繁露李誠營造式螭首施之對柱及殿四角今二史所立東南偏其立殿角隨堦之螭歟以其堦為右螭遂認為唐螭非其地也

繫鞋造殿 職林曰駕御垂拱殿則同侍從官俱朝而退至崇政殿則與日參官同朝退出殿門則就次繫鞋而入造彈殿拱立

一時清選 白居易行蕭俛起居舍人制曰記事之官一時清選

號為要地 欒城集曰左右史官號為要地密侍殿陛足以觀進退之詳

綴兩省班 長編曰熙寧八年范百祿奏今脩起居注則綴兩省

班知諫院 兼諫院職 會要曰熙寧二年同脩起居注陳襄兼起居舍人知諫院兼起

絀而不與

居舍人同知諫院范 朕自知卿 言行錄曰胡銓字邦

純仁同脩起居注 衡爲起居郎直前奏

事云陛下登極首蒙召除曾未

浹旬又擢左史上曰朕自知卿

起居注五

增詩唐杜工部贈起居田舍人詩曰獻納司存雨露邉

地分清切任才賢舍人退食收封事宫女開凾近御筵

曉漏追趨青瑣闥晴窻點檢白雲篇揚雄更有河東賦

惟待吹噓送上天 韓翃訪王起居不遇留贈詩曰雙

龍闕下拜恩初天子令君注起居載筆已齊周内史論詩更似謝中書行聞漏滴隨金仗入對爐煙侍玉除　姚合寄裴起居詩曰千官曉立爐烟裏立近丹墀是起居彩筆專書皇帝語書成幾卷太平書　又寄丘起居詩曰官清立在金爐北仗下歸眠玉殿西　又寄劉起居詩曰九衢寒露斂雙闕曙光分彩仗迎春日香煙接瑞雲珮聲清漏間天語侍臣聞莫笑馮唐老還來謁聖君　許渾寄李定言右史詩曰纔歸龍尾含雞舌更立

螭頭運兎毫閶闔欲開金漏盡冕旒初坐御香高　鄭谷寄左省張起居詩曰含香復記言清秩稱當年點筆非常筆朝天最近天　元微之誇白樂天詩曰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近蓬萊

增制唐蘇頲行賀知章起居郎制曰業優詞學時重才行稟精微之高妙體仁恕以明達必能書法不隱立言可觀宜回職於版圖佇擅聲於鉛筆　孫逖行楊齊宣起居郎制曰規行介立守道安貞雅致表於文辭清標

傳於緒業頃參諫職考績已深自聞謝病歲年滋久雖
宰臣立節每避舉親而公器須才終難滯用宜發命於
中旨俾分官於左言　賈至行裴綜起居郎制曰左史
記事君舉必書先王之制也晉則董狐書法不隱楚則
倚相能讀典墳善惡成敗實由其言慎擇端士求難其
人殿中侍御史裴綜緒業清純言行惇敏俾之直筆庶
勗厥官　李嶠行太子舍人劉如玉等右史制曰敕如
玉等並言芳蘭芷行溫圭璧或譽滿銅樓或名高石室

記言之重選衆尤難宜收博辨之才俾居良史之任
蘇頲行崔銑起居舍人制曰識遠心明懐才藴藝鈌碑
盡記亡篋不遺賫朝序之英髦為士林之俊抜趨侍西
掖洽聞東觀期書法以無隱俾舉能而有聲
增啓洪平齋賀黄左史啓曰騎省疇庸螭坳振武立雷
霆之下屢聞劘礪以責難司雨露之邊更許直前而論
事某官瑞應魁衡聲摩奎壁夙著六君子之望坐追三
諫臣之風黒白既分丹青自炳聖朝舉無鈌事可少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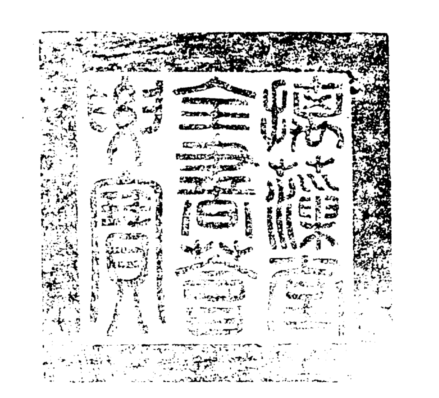
於箴規人主蔑有戲言正欲明於記注進躋左域密侍
前旒移疇昔皂囊剴切之誠示此日青史簡嚴之筆夾
玉皇之香案共欽稽古之榮築宰相之沙堤佇究濟時
之業　楊誠齋賀聶左史啓曰南衙涣號東史升賢雖
君舉必書均號司存之切而王直諸左益知位置之親
某官螭頭坳處久稱解事之舍人龍尾道中遂進讀書
之倚相柱下之光可繼甌中之姓有人　陳質窓賀徐
左史啓曰烏府疇庸螭坳正位南司五院方嚴執法於

殿中東極一星復擅典書於柱下某官心正意誠之功夙講明於韋布任重道遠之器獨簡記於冕旒頃由別院之聲名徑主一臺之風憲永惟四海理亂之本實係九重言動之間若弩有牙如車斯輹雖堯舜在上無明爭顯諫之勞然伏狐在前有陰警潛規之助鋪陳久大繪畫升平要令熒煌垂汗簡之華然後卓犖紀面槐之業　洪平齋賀林殿院除左史啓曰臺端疇績左墄躋榮紅雲之近玉皇獨聳螭頭之望黃道之開閶闔仍催

豹尾之班某官峻躋記注妙絶版曹扈甘泉之蹕則入内以告猷對紫宸之仗則直前而奏事一星之曰柱史姑紬石室之藏六符之驗泰階即上沙堤之路　危巽齋賀魏右史啓曰恩涣席前班髙柱下秘書不是監昔有是言右史用名流實聯法從某官龍池入覲蔚為華國之儒雞舌含香快吐濟時之略惟斯文之未墜知上眷之益隆禮樂司存冠九卿之妙選蓬萊身到總三館之清流才與地以雙清命自天而三錫屈司記注以闌

才猷

御定淵鑑類函卷八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王文明